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嘉興魯

峇

編次

建安蔡

夢弼會箋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石犀行

成都記石犀在李太守廟內蜀王本紀江水為害蜀守冰作石犀五枚二枚在府中有一枚在市橋二枚在淵中以厭水精因名曰石犀里劉欣明交州記犀其毛如豕獠有三甲頸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君不見秦時蜀太守刻石立作三犀牛

三犀當作五犀流傳之誤

也或謂甫止言三犀豈據所見乎按華陽國志秦孝文王以李冰為蜀守作石犀五頭以厭水精穿石犀溪於江南命曰犀牛里廳淵冰又自前堰上分穿羊壓江灌口西於玉女房下自步郵作三石人立水中與江神要水竭自古雖有厭勝法漢高帝紀不至足盛不至肩迄今蒙福

注蕭何初立未央宮以厭勝之術 天生江水向東流 向一作須襄陽白銅蜀

人矜誇一千載泛溢不近張儀樓 蜀圖經張儀築少

記張儀樓在城南高一百尺南史始與今年灌口損戶口灌

王與蔡仲能登張儀樓商略前言往行 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

水廟李膺益州記清水路西七里灌口 古所謂天彭關也 此

事或恐為神羞 李冰刻石犀以厭水精立石人與江神約人

可謂之正道水東入海乃不至泛溢李尋謂王道正則百川理豈

近張儀之樓以冰與江神要誓其言有徵何為今年灌口之災復

至於戶口耗損以為神羞此必不然之謂也書武成無作神羞

終藉隄防出眾力 終藉一作修築 高擁木石當清秋先王作

法皆正道詭怪何得參人謀嗟爾三犀不經濟 屏三

當作 缺訛只與長江浙 然先王於旱乾之時必興工作為

之說詭怪不經果不足與語 但見元氣常調和自免洪

人事之修其渺洋不足信矣

濤恣凋瘵 瘵側界切謂一元之氣唯在宰相得其人而調和

為瘵 濤代天網濤瀾萬里無際 安得壯士提天綱 梁沈約詩

駐奔 再平水土犀奔茫 甫欲得壯士提振綱紀自然水土平

有道之世矣玄宗時用李林甫楊國忠為政致有

滔天之禍其亦石犀之擅虛名者乎甫託意黜之

石笋行 蜀圖經石笋街乃大秦寺之遺址殿宇樓臺

廢或遇夏秋霖雨里人猶拾玉珠異物前蜀丞相諸

葛亮命掘之俯觀方驗測隱其家有篆字曰蚕叢氏

啓國誓蜀之碑以二石柱橫理連接鐵其中歷代故

不可毀復鐫四字曰濁歌觸蠲時人莫能曉惟孔明

默悟斯旨令左右瘞之後主李維召丞相范賢誥其

所司再掘而詳之賢議曰然厥字四其理各有所主

亥子歲濁字可記主其水災寅卯歲歎字可記主其

主稼穡已午歲燭字可記主其災寅申酉歲觸字可記

笋長一丈三尺圍極於一丈二尺南
笋蓋公孫述時折故長不逮北笋

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高蹲陌一作街蹲

杜光庭石笋記成都子城西曰興義門金容坊有通衢幾百

五十步有石笋二株挺然聳峭高丈餘圍八九尺餘見題注古

老相傳是海眼又作遠苔蘚蝕盡波濤痕成都記距

尺每夏月大雨往往陷作土穴泓水湛然以竹測之深不可及以繩

擊石而投其下愈投而愈無窮凡三五日忽然不見嘉祐春牛車

碾地忽陷亦測而不能達父老云見此屢矣此亦甚異者故有海

眼之說華陽風俗記蜀人曰我州之西有石笋焉天地之植以鎮

海眼動則洪濤大濫四方之雨多往往得瑟瑟按張揖廣雅

人有來觀者則奇而怪之蜀都故事石笋真珠樓基也昔有胡人於此立寺為大秦寺其門

樓十間皆以其珠翠碧貫之為簾後推毀墮地今有基脚在每有

大雨其前後人多得真珠瑟瑟金翠異物成都記石笋及林亭此

沙石之地雨過必有小珠或青如粟者或有細孔可以絲貫此

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墓墓一作冢立石為表

今仍存揚雄蜀本紀蜀王薨五丁立惜哉俗態好蒙蔽亦

如小臣媚至尊政化錯迕失大體坐看傾危受厚

恩嗟爾石笋擅虛名後來未識猶駁奔詩駁奔安

得壯士擲天外使人不疑見本根成都父老相傳天以

雨過往往有少珠或青或黃人多得之上有苔紋埋翳兼為波濤

所謂溜之痕甫意謂此石必是古者卿相墓前表識後世妄加緣飾

謂為海眼以蒙蔽愚俗譬若小臣佞媚天子蔽虧聖德遂使政化

錯繆失國家之大體而已晏然處高位受天子厚寵安顧朝廷之

傾危乎此詩譏祿山國忠以微賤小臣蒙蔽玄宗致有天下末

由駭奔以祭之謂有神靈以厭水災儻杜甫非高識明其不然欲

得壯士擲棄天外使人見其本根不至疑惑幾何不淪亂天下如

杜鵑行聲哀而吻有血土人云春至則鳴聞其初聲

農事成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

者則有別離之苦人皆惡聞之惟田家候其鳴則與

籍教人務農治耶城至今蜀人將農者必先祀杜主
時荆人鬻令死其尸沂江而上至文山下復生見望
帝望帝因以為相號曰開明會巫山壅江人遭洪水
開明為鑿通流有大功望帝因以其位禪之號開明
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又曰望帝
死其魄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現又云宇禪位子
開明升西山隱焉時適三月子規現為鳴故蜀人悲子
規鳥按蜀記昔有姓杜名宇號望帝宇死俗傳化為
子規鳥一名杜鵑蜀人聞子規鳥皆曰望帝遂
以鵑字加杜姓謂之杜鵑又直謂之杜宇

君不見昔日蜀天子化作杜鵑似老烏時祿山反陷

走幸蜀既失帝位奈何又棄骨肉而孤寓他邦異時諸王公寄

巢生子不自啄羣鳥至今與哺雛博物志杜鵑生子寄

雖同君臣有舊禮骨肉滿眼身羈孤業工窺伏深

樹裏四月五月偏號呼號平其聲哀痛口流血所

訴何事常區區爾豈摧殘始發憤羞帶羽翮傷形

愚蒼天變化誰料得萬事反覆何所無萬事反覆

何所無豈憶當殿羣臣趨詳觀此詩蓋為明皇感歎者也

為杜鵑鳥每生子寄居百鳥之巢百鳥之為哺飼其子常以四五
月悲鳴流血染山花其色殷紅號為杜鵑花然其聲哀怨者豈非
若許國亡而身摧殘變而為禽耶託言蕭宗即位靈武不能即遣
迎還明皇乃用李輔國謀迂之于西內由是明皇悒悒不得意而
崩其亦不免於怨傷乎甫之言頗有深意讀者可致思焉然甫之
此篇蓋亦原於鮑照行路難有曰愁思鬱而跨馬出北門奔頭
四顧望但見松栢荆棘鬱鬱中有一鳥名杜鵑言是古時蜀帝
竟声音哀苦鳴不息毛羽憔悴似人髮飛走樹間逐蟲蟻豈憶往
時天子尊念此死生變化非常理心中惻愴不能言是也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前一年今年開州殺刺史乾欽止云崔

賊也前年渝州殺刺史謂段子璋陷綿遂今年開州殺刺史謂徐知

道之反有乘亂者開去成都遠不知其故史不書失之○師古云

步將吳璘殺渝州刺史劉卞以反杜鵑新詩平之又部卒程封羣

殺開州刺史蕭崇之以叛揚子琳討平之二說不同並兩存之

盜相隨劇虎狼令人更肯留妻子兩川盜賊乘隙乃起

也甫疾其亡上下之分以為甚於豺狼是以有吳楚之遊也

二十一家同入蜀唯殘一人出駱谷

魏志姜維出駱谷圍長安即此

谷道也屬盤屋十道志駱谷道山西南界入洋州路

自說二女齧臂時

史記吳起與母齧臂而別

世說趙飛燕姊妹少貧微及飛燕見召與女弟齧臂而別

迴頭知向秦雲哭秦雲一作青山

師古云祿山亂百姓隨玄宗入蜀凡二十一家後出駱谷但存一人飢困蜀亂勦尽甫聞其說自傷妻子皆幸免是以迴頭望蜀而哭痛斯民之不得其所也

殿前兵馬錐驍雄堯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

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吐谷渾西羌之種也殿前兵馬乃王者之師奉辭伐

罪以弔其民秋毫無擾時天子命陸瑾以三千神策軍彈壓蜀中之亂奈何神策軍橫恣虜掠婦女其殘暴更甚於羌渾百姓怨之甫傷朝廷政治不明縱使殿前之兵騷動良民若此豈所謂王師弔民伐罪者乎

寄李十一白二十韻古今詩話甫贈白二十韻備叙白事盡得其故迹矣

昔年有狂客

賀知章字季真夷曠號爾謫僊人

李白自蜀全京師賀知章聞其名首詣之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極口號為謫僊人又曰公非人間人豈非太白星精耶於是解金貂換酒盡醉而歸筆落驚風雨

作墓碑曰賀知章見其烏棲聲名從此大泪沒一朝伸

曲歎曰此詩可以泣鬼神矣

言白於明皇召見金鑾殿奏頌一文彩承殊渥流傳必絕倫

篇賜食帝為調羹召供奉翰林

帝嘗召白為樂章白已醉援筆成文龍舟移棹晚

城麗精巧無留思帝愛其才數宴見

作叙時白被酒命高力士扶以登舟按集

八仙歌云天子呼來不上船正謂此也

獸文也白外傳白作樂章白日來深殿

李陽冰草堂集序天

贈以錦袍又見宋之問傳

輦步迎謂曰卿是布衣

名為朕知置于金鑾殿

青雲滿後塵

言士大夫多居其

歸優詔許

天寶中白為高力士所讚自知不為

親近所容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山

遇我宿心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親甫與白有宿契故為之相親厚也白生於長安元年辛丑甫生於開元元年癸丑白長甫十二年按集公與白交情夙契可見矣集有詩云憶與高李輩論文入酒壚又云昔者與高李晚登單父臺是也未負幽棲志言欲隱也兼全寵辱

身言白初蒙寵眷今被讒辱是故欲隱以全其身也劇談憐野逸嗜酒見天真

醉舞梁園夜言白昔與甫同遊梁也時與適遊汴州酒酣登園故地謝惠連雪賦梁吹臺慷慨懷古按白集有梁園醉歌汴州乃梁王不悅遊於兔園是也行歌泗水濱言白昔與甫同遊山東也才高心

不展言其才大難用也道屈善無隣言其道不遇也處士禰衡俊言

射舉危於衡言衡傳黃祖長子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諸

生原憲貧言白之貧如原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

何病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稻梁求未足言禄未充

學而不能行謂之病憲貧也非病也稻梁求未足言禄未充

讒謗故言白之貧如原憲也莊子讓王篇原憲居魯環堵

種還人謂之以為明珠文犀按此言永王璘反而五嶺炎蒸地

諧者以白為參屬而與謀故甫取喻白之遇讒也

白被諧流夜即正與廣南五嶺相接故云炎蒸南康記大庾嶺桂

陽騎田嶺九真都龍嶺臨賀萌浩嶺始安越城嶺是為五嶺蘇軾

指掌圖曰五嶺自嶺山之南一山東窮于海其南漲海之二危

北古荒服秦置三郡漢分九郡日南珠崖皆在此地焉

放逐臣三危在西故以幾年遭鵬鳥白之遭貶故比之賈

鵬飛入誼舍乃獨泣向麒麟泣白之不遇故比之孔子見麟而

為賦以自廣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壯曰蘇武先還漢蘇武留匈

盛證祥記麟鳴曰道聖北鳴曰歸和

握節不屈而還漢此黃公豈事秦黃公四皓之徒避秦隱居

以武比白則先還也

之不從永楚筵辭醴日言白在永王璘時如申公見梁獄

王璘也安祿山反白轉側宿臣盧間緣永王璘長流夜即赦還

上書辰安祿山反白轉側宿臣盧間緣永王璘長流夜即赦還

陽遂獄從已用當時法誰將此義陳此言白用蘇武黃公

必不黨於永王憑註將此老吟秋月下病起暮江濱莫

義為之陳列于帝前也

怪恩波隔乘槎與問津言白之才器常蒙上知而恩波頻

隔不與白雪明其罪故甫欲乘槎

為之問天何斯人之不遇若是乎博物志張騫乘槎到天河論語孔子使子路問津故宋之問明河篇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是也

狂夫

唐舊書公於成都浣花里結廬枕江與田叟野老相狎蕩嚴武過之有時不冠而見且所謂狂夫也

萬里橋西一草堂一作新百花潭水即滄浪成都記杜真外別業在百

花潭外其水清風含翠竹條娟娟靜翠條謂竹也雨裏紅蕖冉

冉香蕖於及反紅葉謂荷也厚祿故人書斷絕譏交態薄也怕飢稚

子色淒涼欲填溝壑唯踈放言失其所也自笑狂夫老更

狂甫之見棄於朝廷以踈狂故也

進艇

南京父客耕南畝至德二年以蜀郡為南京北望傷神坐北窻或坐

作畫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

元相逐並蒂芙蓉本自雙物理好偶出乎自然茗飲

蔗漿携所有况甫於老妻稚子乎無謝玉為缸羊街之洛陽伽藍記彭

日顧我為君設却茗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宋玉招竟濡鬻炮羊有蔗漿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廻前一作邊野老甫自謂也柴門不正逐江開魚

人網集澄潭下潭即百賈客船隨返照來賈音古返照夕陽也

長路關心悲劒閣甫思念來去之路劒閣棧道險阻之難行也

片雲何事旁琴臺事一作意一作行雲幾處片雲甫言蹤跡無定如之何也王師未

報收東郡東郡今滑州也後漢志東郡治濮陽杜預曰古衛地城闕秋生畫角哀至

如與文君賈酒處今海安寺是也趙清獻公玉壘記相如琴臺浣花溪北因掘動獲大甕二十口蓋以響琴也

二載升成都為南京
故公自注得稱城闕

雲山

京洛雲山外音書靜不來神交作賦客京洛言長安與洛陽也賦

客指班張也長安則班固所謂西都張衡所謂西京洛陽則班固

所謂東都張衡所謂東京望長安洛陽之音書而不來故神交於

作賦客而已班固通幽賦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

交而已班固通幽賦與阮籍為神交喻不涉形跡以神

鄉臺言思鄉之甚也成都記有望鄉臺隋蜀王秀所衰疾江

邊卧親朋日暮廻白鷗元水宿何事有餘哀

遣興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霑襟血梳頭滿面

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那能久應無見

汝期期一作時

北鄰

明府豈辭滿明府南蓋有所指也郡所居曰府明者嚴明之

守門卒謂之明府謝靈運還舊藏身方告勞言乞養閑也青

園詩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

錢買野竹趙使云青錢蜀人白幘岸江阜岸幘謂類其中也

憤大言意愛酒晉山簡此以山簡美明府之嗜酒也晉山簡

氣自若能詩何水曹此以何遜美明府之善詩

出遊多之習氏池上置老疾步屨到蓬蒿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没人終身不仕三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栗一作粟慣看賓

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言志也秋水纜深四五尺纜一作維野艇恰受兩三人艇別本作航黃庭堅作艇音平聲方言艇小舟也白

沙翠竹江山暮山村一作村相送柴門月色新一作相對籬南

過南隣朱山人水亭

相近竹參差相過人不知幽花歌滿樹小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謂也殘罇席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數色角切屢也此所追隨者豈非前詩所謂錦里先生者乎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一作三胡騎長驅五六年一作六七年

蜀草木變衰行劍外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兵戈阻

絕老江邊思家步月青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

道河陽近乘勝司徒急為破幽燕司徒乃李光弼幽燕

年十月李光弼及史思明戰于河陽上元元年六月李光弼及思明戰于懷州敗之乘勝席卷幽燕也

散愁二首

父客宜旋旆興王未息戈蜀星陰見少江雨夜聞多百萬傳深入寰區望匪他司徒下燕趙收取舊

山河望李光弼之深也光弼為檢校司徒追收河北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聞道并州鎮尚書訓士齊并州太原也乾元中李光弼徙

是時遷兵部尚書其後加司空則八哀詩稱幾時通薊北謂

之以司空王公是也上元二年思禮以薨當日報關西謂長安戀闕丹心破霑衣皓首啼

老魂招不得歸路恐長迷屈原篇

寄揚五桂州譚因州參軍段子之任

鮑欽正云段子即廣州段功曹也

五嶺皆炎熱揚五長史蓋自傳南有五嶺之限耳而標名則有五

馬陸德明南康記曰大庾嶺騎田嶺九真宜人獨桂林

都龐嶺臨賀始皇畧地為桂林郡韋昭注今鬱林是也後漢志鬱林

也貴禹即今之南海番禺陳藏器云桂林掛嶺因八樹成林言其大

外大庾嶺謂之梅嶺去長安萬里昔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

聊贈人江南無所有一枝梅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為邦復

好音言邦人稱羨之也江邊送孫楚此指言段子也晉孫

苞參軍故遠附白頭吟古樂府有白頭吟篇言人相交不能

馬相如將聘茂陵女卓文君作有終多喜新而厭故也西京雜記云

逢唐興劉主簿弟屬台州

分手開元末連年絕尺書江山且相見戎馬未安

居玄宗開元二十九年改天寶至十四載安祿山反甫自開元

擾未安所止也時祿山陷無書札來往此日雖獲相見奈兵馬紛

兩京唯蜀偏遠獨無恙也劍外官人冷言主簿之官也唐劍

閣道者禹貢梁州之域梁州自劍關中驛使踈言關中驛使往

書信也春秋元命苞曰關中者秦川西以關隴為限東以函谷為

界謂之關中唐關內道禹貢雍州之域東自同華略河而北西自

岐隴原會極于輕舟下吳會主簿意何如今主簿輕舟下

故甫有此戒之吳當南北都會之地故也

暫如蜀川之新津縣所作四首

和裴迪登新津寺寄王侍郎王時牧蜀

王侍郎乃王維之弟縉也維有別業輞川裴迪從之

何限倚山木限一作恨言吟詩秋葉黃宋玉九辯悲哉秋之為氣也蟬聲集古寺

鳥影渡寒塘風物悲遊子蕭瑟芳草木搖落而變衰

登臨憶侍郎隋煬帝各於六尚書曹置六侍老大貪佛

日佛一作隨意宿僧房古詩貪佛不如貪僧金光明經佛日

無上佛日大光明普照又云佛日清淨滿足莊嚴佛日輝耀放千光明

暮登四安寺鐘樓寄裴十迪

暮倚高樓對雪峯僧來不語自鳴鐘孤城返照紅

將斂返照夕近市浮煙翠且重多病獨愁當闌寂

闌苦鷄切闌寂僻靜也易闌其戶闌其無人注闌寂也故人相見未從容從容款知

君苦思緣詩瘦思去聲太向交游萬事慵李自有戲贈

來何瘦生只為從前作詩苦

十九卷十

敬簡王明府

葉縣郎官宰葉失涉切指王明府也後漢方術傳王喬顯宗

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鳥焉或曰即古神

人王子喬也顯宗本紀帝謂群臣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周南太史公甫自喻留滯也司馬遷神僊才有數喬有

神仙之才故用流落意無窮驥病思偏秣張協賦老馬

比王明府也鷹愁怕苦籠王祥詩鸚鵡怕苦籠看君用高義恥與萬人同

重簡王明府

甲子西南異甲子記時節也言西南冬來只薄寒江雲

何夜靜蜀雨幾時乾行李須相問行李使者也李與理

十年傳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注一介獨使

也行李行人也昭十三年傳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注行李使人通行聘問者蓋李理字雖異而義通用故管子五行篇云黃帝得后土而辨於北方故使為李又曰冬李窮愁豈自寬豈一作甫意望王明府遣使相存問以李為理明矣窮愁豈自寬寬其愁故繼有致稻梁之語君聽鴻鴈響恐致稻梁難蓋時值久雨以鴻鴈自况艱於致稻梁也

寄賀蘭一鉅銛息

朝野歡娛後張景陽詠史詩昔在乾坤震蕩中承平日久任用蕃將以邀邊功相隨萬里日揔作白頭翁曹不成老翁耳但歲晚仍分袂江邊更轉蓬勿云俱異域與他鄉也古詩飲啄幾回同

建都十二韻

按唐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任東都鳳翔府為西都江陵府為南都太原府為北都又按舊書肅宗紀上元元年九月以荊州為南都

日江陵府官吏制置同京兆是時甫在成都故作是詩也

蒼生未蘇息胡馬半乾坤議在雲臺上誰扶黃屋

尊謂雲臺諸公建議設都不知時措之宜黃屋乃天子車上蓋

此時又勞民動眾以建都分魏闕下詔闢荆門恐失

東人望東人之望自荆也或謂東人指河南府之東都非是其

如西極存謂西極指荆州雖獨存此果何濟天下大計乎或時

危當雪恥雪洗雪也計失豈輕論甫設耳按肅宗以呂諲

為荆州長史因請以荆州置南都帝雖倚三階正謂肅宗即位

從之於是荆州號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是

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是

謂太終愁萬國翻猶存三階正然祿山思明之黨未滅是牽裾恨不死甫恨不能効辛毗引裾強諫死不足惜也

民飢不可吐曰陛下安得而不與臣漏網辱殊恩甫言房瑄不
欲終罪用張鎬之救而放歸鄜州是蒙天子永負漢庭哭宜廢肅宗怒
言群臣無為賈誼慟哭以陳其策者是永負于帝也遙惜湘水
賈誼傳誼上疏論政事曰惟事勢可為痛哭者於懷王為三閭
魂諫于帝也按楚詞離騷經序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
大夫同列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遂王乃疏屈原乃作離騷
以諷諫其子襄王復用讒言迂原於江南遂赴汨淵自沈而死汨
音窮冬客劍外隨事有田園南客居蜀薄有田風斷青
蒲節言衰老如蒲霜埋翠竹根言自守如竹衣裳空穰
穰穰汝兩切關輔久昏昏久一作遠關中有三輔左扶風右
冠之士雖多皆願枉長安日願往一作唯昏言冠賊紛擾衣
不濟其危難也願枉長安日帝鎮揚州時中原喪亂有人從長
安來元帝問洛下消息因問明帝汝意謂長安何如日遠時明帝
幼而聰哲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只聞人從長安來明日集羣臣
宴會再問之明帝又以爲日近曰奉光暉昭北原北原言太
頭不見長安只見日又載晉書本紀

十九卷十二

地未定願天子回光有以察之無徒建都以勞西極之人而為南遷之計也

徐九少尹見過

晚景孤村僻行軍數騎來唐以少尹為行軍長史有交

新徒有喜言交情愈久禮厚媿無才賞靜憐雲竹忘

歸步月臺何當看花藥欲發照江梅

投簡成華兩縣諸子

赤縣官曹擁材傑公指成都華陽兩縣謂之赤縣神州赤

格者軟裘快馬當冰雪長安苦寒誰獨悲安一夜杜

陵野老骨欲折南山豆苗田早荒穢楊惲傳惲既失爵位

拊缶而呼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人生

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陶潛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平明理荒
徑帶月歸青門瓜地新凍裂為蕭何傳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

東裂甫養生之資復何望焉鄉里兒童項領成項領成言其長成也
以喻強臣恃命也詩小雅四牡項領朝廷故舊禮數絕自然棄擲與時異
况乃踈頑臨事拙甫疾後生晚強項不遜於甫蓋視朝廷
也此責前也飢卧動即向一旬弊裘何止連百結昔董
輩之辭也衣百結衣百結君不見空墻日色晚此老無聲淚垂血吞無聲
也詩鼠思泣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十九

十九卷 十三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嘉興魯 建安蔡 夢彪 會箋 編次

上元元年庚子在成都所作

徐卿二子歌

君不見徐卿二子生絕竒感應吉夢相追隨詩斯子

何維熊孔子釋氏親抱送蓋當時吉並是天上麒麟兒吉夢維

維羅晉徐陵年數歲家人携以候寶誌寶誌寶誌大兒九齡色清澈秋

水為神玉為骨且貴也小兒五歲氣食牛言年雖小而

子虎豹之駒雖未成滿堂賓客皆迴頭言春汪不忘也後漢

文已有食牛之氣充宿客吾知徐公百不憂積善之家生公侯易之家

滿堂

有餘慶丈夫生兒有如此二雛者以二子比之鳳雛也名位豈肯

早微休王允論衡自紀篇不好苟交所友位雖

歲暮遠為客邊隅還用兵煙塵犯雪嶺此篇言吐蕃之亂也西山

近接維松上有積雪經夏不消人謂之雪山也鼓角動江城江城謂錦江之城也上元元年吐蕃陷廓州

天地日流血言殺戮之多也朝廷誰請纓言無人以濟國家之危難也終軍傳南越與漢

和親迺遣軍使南越欲令入朝軍請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致之闕下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

敬馬公自憚其有濟時之心而壯心已消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何遜在揚州為廣陵記室三輔決錄

二十卷一

何遜在揚州見官梅亂髮賦四言詩人得傳焉按何遜集又有揚州早梅詩曰兔園標物序驚時最是梅銜霜當路發映雪擬寒開枝橫却月觀花遠凌風臺知應早飄落故逐上春來此時對雪遙相憶送客逢花

可自由一作春幸不折來傷歲暮若為看去亂春愁一作春

作卿幸不折梅以相寄若折來則使我傷歲暮矣苟往看之則起春思撩亂也江邊一樹垂垂發朝

夕催人自白頭觀甫此和詩有對雪逢花之句與遜詩映雪

以此

寄贈王十將軍承俊

將軍膽氣雄臂懸兩角弓纏結青驄馬出入錦城

中時危未授鉞授鉞則為大將得專征伐勢屈難為功賓客滿堂

上後漢李充傳卸鷹置酒請充廣客滿堂何人高義同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一作騎馬誰家簿媚即晉沈慶之傳今臨
塔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名鹿麕吳志孫權言甘寧曰此人鹿麕有不如人意
時然其戰略指點銀瓶索酒嘗貴不期驕而驕自至富不期
大丈夫也之即生乎富貴之家不識禮法坐人之床不言其姓氏而妄亂指
點而有需甫見以訊其粗豪之甚也顏延之好騎馬遊里巷據鞍
索酒亦此類也

蕭八明府宴處覓桃栽

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為送浣花村甫所居草堂在浣花村河

陽縣裏雖無數裏一作底甫以河陽縣比蕭明府所治之邑也晉潘岳字安仁為河陽縣令滿縣種桃李人

號曰河陽一縣花濯錦江邊未滿園

憑何十一少府邑覓橙木數百栽橙木蜀中

音丘宜切杜田云橙音歌是也鄭印音五來切誤矣

草堂塹西無樹林非子誰復見幽心飽聞橙木三
年大與致溪邊十畝陰此木乃蜀地不村之木三年可為薪而燒也

憑韋少府班覓松樹子栽

落落山羣非擗柳擗居許切青青不朽豈揚梅欲存老

盡千年意盡一作蓋抱朴子有天陵偃蓋之松與天齊其久與地等其厚為覓霜根數

寸栽栽一作來

又於韋處乞大邑大邑在臨邛甕

大邑燒甕輕且堅扣如哀玉錦城傳哀一作寒君家白盃

勝霜雪勝讀平聲急送茅齋也可憐

詣徐卿覓果子栽

草堂少花今欲栽不問綠李與黃梅西京雜記武帝初修上林苑羣臣遠

方各獻名果李十石笋街中却歸去果園坊裏為求來

從人覓小胡孫許寄

人說南州路山後樹樹懸舉家聞若駭一作為寄

小如拳言胡孫至小者為奇也預晒愁胡面初調見馬鞭言始調見鞭而後行也許求聰慧者童稚捧應癲

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公年五十歲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

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即今倏忽已五十或作即今

十倏忽大走疾也杜田云開元十四年丙寅公年十五上元二年辛丑公年五十歲坐卧只多少行立

強將笑語供主人主人指郭英又英又鎮成都甫客依之笑語年少事也甫老而落維強笑語以陪主

人奈非其真情也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司馬相如歸成

都家徒四壁立老妻觀我顏色同謂妻亦抱憂也癡兒未知父子禮

叫怒索飯啼門東

暫如蜀川新津縣四首

題新津北橋樓得郊字

望極春城上開筵近鳥巢白花簷外乃未青柳檻前

梢池水觀為政言其澄清不可撓也顧子與子華遊東池子

世仁也揚清激濁蕩滌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尊厨煙覺遠

庖遠去聲知其西川供客眼客一作遠唯有此江郊爾雅釋地邑外

謂之却

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

力疾坐清曉力疾言雖病猶勉力起坐也來詩悲早春轉添愁伴
客更覺老隨人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望鄉猶
未已四海尚風塵

遊修覺寺前遊

野寺江天豁山扉花竹幽詩應有神助南史謝惠連年十歲能屬

丈族兄靈運加賞之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語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為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吾得及春遊徑石相縈帶作深川雲自去

留自一作晚禪枝宿衆鳥公於佛寺多用佛書斯為當體度信周新州安昌寺碑禪枝四靜豈虛三

明孟浩然詩禪枝拂鶴棲漂轉暮歸愁言衆僧得所棲托傷已漂轉曾衆僧之不若也

後遊

寺憶曾遊處橋憐再渡時江山如有花柳更無

私言遊者皆得見野潤煙光薄沙暄日色遲客愁全

為減為手切捨此復何之札吾捨此何適

遺意二首

轉枝黃鳥近泛渚白鷗輕一逕野花落孤村春水

生前注衰年催釀黍細雨更移橙言移席就橙陰以雨細故也本草橙似橘而葉

大形圓於橘而香皮厚而皺八月熟漸喜交遊絕幽居不用名

簷影微微落津流脉脉斜野舡明細火舡一作松宿鴈

聚圓沙作圓一作寒雲掩初弦月香傳小樹花鄰人有美

酒稚子夜能賒夜一作也或云甫之子宗文字稚子

漫成二首

野徑荒荒白或作野月茫茫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

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披衣以示常從流酒生
流黃作受陶潛以葛巾漉酒眼邊無俗物世說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步兵曰俗物已復來

江臯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
人讀書難字過晉張叶讀書過難字即過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

老甫自注曰東山隱者按地理志劍南其山名岷峨屬導江縣岷峨接岫千里神仙福地知余懶是真

春來常早起幽事頗相關帖石防頽岸開林出遠
山一丘藏曲折緩步有躋攀童僕來城市餅中
得酒還

三絕句

王彥輔曰此詩皆愍交道彫弊風俗衰薄趙子標以為不然

楸樹馨香倚釣磯楸美木也斬新花蕊未應飛不如醉

裏春風盡可忍醒時雨打稀可一作何或曰此詩識後進暴貴雖可為一時榮觀

門外鸕鷀久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

人意一日須來一百迴或曰此詩言貪利小人畏君子之譏其短也然君子以蒙養正瑜瑾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

成竹音去声上番蜀人之語也吳筠春怨多看筍成竹客至從嗔不出迎或曰前篇

言花雖暫新終為風吹雨打以至零落此詩言筍初生終乎成竹而有客至從嗔不出迎之語蓋言唯君子守道為歲寒異夫小人之暴貴易壞也

客至喜崔明府見過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群鷗日日來言所居僻寂雜與沙鷗相狎

花徑不曾緣客掃未嘗有客故不掃花徑也蓬門今始為君開今日剪除蒿萊以待君子重客過也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春水

顏師古漢書音義月令仲春之月始雨水桃始華蓋桃方華時既有雨水川谷漲泮衆流盛長故謂之桃花水三月桃花浪浪一作水韓詩溱与洧方渙渙江流復舊日

痕朝來没沙尾曹毗賦飛鷺下乎沙尾碧色動柴門古詩春水似按藍

接縷垂芳餌連筒灌小園已添無數鳥古詩寄語故林无數鳥會

八裏爭浴故相喧比毛衣

江亭

坦腹江亭暖晉王羲之東床坦腹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

在意俱遲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故林歸未得排悶強裁詩一作閑東猶苦我回首一類早眉

村夜

風色蕭蕭暮一作蕭蕭暮今從樊本江頭人不行村春雨外

急鄰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難樵漁寄此生中原有兄弟萬里正含情

可惜

花飛有底急謂有底事也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

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過者未切此意陶潛

解解胡買切曉也吾生後汝期陶潛以早悟弃官而歸今甫當衰老而困於羈旅故云吾生後汝期也

野人送朱櫻

西蜀櫻桃也自紅也音野人相贈滿筠籠數回細寫

愁仍破萬顆勻圓訝許同憶昔賜露門下省元乾元

在左掖按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退朝擎出大明宮大明宮唐

東金盤玉斝助無消息唐制賜近臣此日嘗新任轉蓬自公

言流落如蓬之隨風任其轉徙也

日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綠岸圃芳菲之圃綠

也樵爨倚灘舟樵爨之舟倚岸啁雀爭枝墜啁竹角飛

蟲滿院遊濁醪誰造汝酒經醪汁一酌散千憂一作酌罷

東方朔別傳武帝幸甘泉長平坡道中有蟲赤如肝頭目口齒悉具朔曰此謂恠氣是必秦獄處也夫積憂者得酒而解乃取蟲致

酒中立消

獨酌

步屨深林晚開樽獨酌遲朱書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屨白

飲酣仰蜂粘落絮絮一作葉一行蟻上枯梨行音航薄劣慙真

隱謝靈運幽偏得自怡本無軒冕意不是傲

當時蜂粘落葉蟻上枯梨言無味也獨酌最無興味故以喻之

捷經耳甫以薄劣而遁世故云真隱非有意於軒冕也

徐步

整履步青蕪履一作履荒庭日欲晡淮南天文訓日至芥

泥墮燕雀花蘂上蜂鬚把酒從衣濕吟詩信杖扶

敢論才見忘實有醉如愚

即事

百寶裝腰帶真珠絡臂鞢鞞古僕切臂捍也馬后傳蒼頭衣綠鞞注鞞臂衣也以綉左

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開元時王元寶常會賓客元寶富於

贈花卿花卿名鶯定按唐舊書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段子章反東川節度李與敗走光遠

率將花驚定討平之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

上有宣室志明皇夢仙子十輩御卿雲而下列於庭名執樂器而奏之其度曲清越殆非人世也及樂闋有一仙子前曰

人間能得幾回聞趙叟云古歌所載林鍾宮水調入破第二云

此曲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王作寒食江村汀煙輕冉

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父一作舍鄰家問不違

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魯作地偏

別唐十五誠因寄禮部賈侍郎

賈至傳賈應初轉禮部侍郎

九載一相逢百年能幾何古詩百年能幾何會少別離多

別復為萬里別古詩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送子山之

阿白鶴久同林潛魚本同河未知棲集期徐幹詩未

衰老強高歌歌罷兩悽惻陸機赴洛詩六龍

忽嗟蹀六龍所以駕日車而行大也嗟蹀南自謂衰老也春秋

相視髮皓白况難駐羲和謂曰去之速也廣雅

謂之胡星墜荒地胡星謂旋頭星也謂是歲上元漢將仍

望舒漢將即唐將唐承漢因謂之漢由今承唐亦謂橫戈之唐朝仍橫戈言史朝義襲偽位復為亂也蕭條四

海內石包與孫皓書四人少豺虎多喻盜少人慎莫

投恐劫掠也夕虎信所過飢有易子食經歷亂離之地當兵

有易子而食者左氏傳宋子罕夜登子獸猶畏虞四維虞羅乃虞

反床而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折骨而吹人之羅所

以捕獸虞羅而獸猶知避之人返不能遷樂土至于易子而食子負

經濟才子指唐也天門泰山記泰山盤道屈曲而上凡

視天門如從穴唐也飄飄適東周平王東遷于洛來往若崩

波若崩一作亦奔唐生負經濟之才厭蜀之亂欲往東都叩南

宮吾故人南宮指言賈侍郎也按天官書南宮宋鳥權衡太微

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象也猶唐以中書者為紫微尚書者為文

昌故後漢鄭弘為尚書令前後所陳有補王政者皆注之南宮以

為故事以此考之若元稹為南宮散郎禮部郎中號南宮舍人蓋

南宮猶言南省非止稱禮部而已今人徑以禮部為南宮誤矣歷

考前代札部之名方起於江左而南宮已見於漢時按集甫又有

飛霜任青女賜被隔南宮之句所援乃後漢樂松之故事以是知

南宮非止稱禮部明矣白馬金盤陀甫因薦唐生於禮部侍郎賈公庶

部也蓋南於五行為火於五常為禮昔賈逵為禮部侍郎常乘白

馬故於賈至亦云金盤陀未詳或曰山名屬東都時肅宗收復洛

陽賈公侍天子在焉雄筆應千古謂賈公見賢心靡佗靡一作

好賢出至誠也念子善師事欲唐生盡心歲寒守舊柯匪言其

詩之死矢靡佗又欲唐生無變節於賈侍郎為吾謝賈公病肺卧江沱

也論語歲寒如松柏之後凋沱為沱南有肺疾

沱徒柯切江水別流為沱南有肺疾不及與賈公會集記唐生以謝罪也

高柵柵那舍切木名華似葉柵樹色冥冥江邊一蓋青蜀志劉先生所居離近根開

藥圃接葉製茅亭落景陰猶合微風韻可聽聽他經切聆也

尋常絕醉困卧此片時醒

惡樹

獨遶虛齋徑常持小斧柯古詩願借小斧柯翦伐東山木幽陰成頗

雜惡木翦還多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拘杞因

吾有本草拘杞春夏採葉秋採莖冬採根葉可作羹雞棲

奈汝何方知不材者生長漫婆娑莊子山木篇此木以

石鏡揚雄蜀本紀成都丈夫化為女子顏色美好蓋

山之精也蜀王開明納以為妻疾卒於成都郭中

葬之以石作鏡一枚以末其墓述異記言以石鏡一枚

蜀王將此鏡送死置穴工山置一真寂憐香骨提携

近玉顏衆妃無復歎言昔日專寵衆妃嗟嘆千騎亦虛

言昔日專寵衆妃嗟嘆

還言送葬之騎亦空還也獨有傷心石埋輪月字間按集甫有詩云

墓隱絳

琴臺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州西斧橋北百許步

寺南有琴臺故墟成都古今集記琴臺院以司馬相

如琴臺得名而非相如舊臺也舊臺在浣花溪金花

寺北廂號海安寺梁蕭藻鎮蜀增建接臺以備遊觀

元魏伐蜀下營于此掘為塹得大壘二十餘口蓋所

茂陵多病後司馬相如常有消渴尚愛卓文君常相如

游臨叩富人卓王孫有女字文君少窈窕好音相如酒肆人間

世相如既歸成都家徒四壁乃之臨琴臺日暮雲人傷不見其

題野花留寶釵注野花留寶釵釵於牒切頰輔也言蔓草見羅裙之言草

如見其歸鳳求皇意徐陵玉臺新詠載相如琴歌日鳳兮鳳

无所得何惜今日升斯堂有艷淑女在此芳室還從遐愁我腸何

聞斛斯六官未歸

按集公有詩云走覓南隣愛酒伴注云斛斯融吾酒徒也

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為活

夫為人作碑而遠去索

錢為可傷矣其求

翻令室倒懸

孟子猶解倒懸也左氏傳室如懸磬

荆扉深

蔓草土銼冷踈

聖銼粗卧切蜀人呼釜為銼

老罷休無賴歸來省

醉眠

唐史拾遺斛斯子明尤上碑銘四方以金帛求其文者歲不減十萬隨得隨費家人至貧窶不給子明不以介意故

南有是句深以為戒也

漫興九絕

眼見客愁愁不醒

見一作前

無賴春色到江亭即遣花

開深造次便覺鴛語太丁寧

一作教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墻低還是家

野老公自况也恰似春

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孰知茅齋絕低小

一作耐

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污

琴書內更接飛蟲打著人

打都擬切擊也己上南自傷為客而為小人見欺也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

窮事

一作思

且盡生前有限杯

晉張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隨

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日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

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糝迤揚花鋪白瓊點溪荷葉疊青錢作錢一筍根雅

子無人見沙上鳥雛旁母眠師古曰稚子說者不一或以為竹留或以為雉雛或

以為荀皆非也殊不知子美多借為對偶其語句相混後人多不曉其義稚子乃甫之子宗文也甫有二子一日宗文字稚子二日

宗武字驥子按集如曰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乃憶幼子之詩也借驥子以偶鶯歌正似此以稚子對鳥雛之類是也如曰老妻

畫紙為碁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又曰書引老妻乘小艇暗看稚子浴清江又曰鄰人有美酒稚子夜能醉則稚子乃宗文也書笑荀

根稚子死入見此尋見不見忽于竹叢邊得之遂有是句復何疑手殊不看出下句沙上見雛旁母眠以禽鳥猶知愛其子可以人而不

如之手蓋謂小兒戲於竹邊偶得字不見遂至感物以興已意其理均然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邊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

夏莊子又生幾何魏武帝短歌行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不放酒醪如蜜甜梁朱异田飯引笑味

薄於東魯 峯甜於南

隔戶楊柳弱娟娟隔戶一作戶外娟奴鳥恰似十五女

切鮑照詩娟娟柳垂道

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戲為六絕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周庾信字子山文章綺麗為世所尚

作哀江南賦尤見稱於世謂君相如作大人賦飄然有凌雲之氣 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

前賢畏後生文苑傳序簡文相東所其遙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鞭其意淺而繁其文隱而彩同尚輕險情多

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也

楊王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

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唐史敬玄重揚炯盧照鄰駱賓王王勃必當顯貴裴行儉曰士之

致遠先器識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哉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言漢魏之文去古未遠終有風騷之

氣而盧王二人文比之為劣矣宋書曰自漢至魏文辭三變莫不同祖風騷 龍文虎脊皆君馭歷

塊過都見爾曹

過古禾切謂文章之妙如龍文虎脊之馬皆可充君之馭其逸足過都如歷一塊土之易也西域傳滿猶龍文汗血之馬充於黃門又郊祀歌天馬徠出泉水虎脊而化若神王褒頌過都歷國蹶若歷塊

才力應難誇數公

今誰是出羣雄或者翡翠蘭

茗上

以翡翠喻言今之為文者只得其小耳耳郭林遊仙詩翡翠戲蘭茗容色更相解異物志赤而唯曰翡翠而唯曰翠

未掣鯨魚碧海

言為文之雄健未有能如鯨魚之制浪也曹植賦掣大鯨而制巨鰲

不薄令人愛古人清辭麗句必為鄰竊攀屈宋宜

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

此公之志也公必欲追逐屈原宋玉之文而與之並馳者惟恐不能

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文辭輕薄華麗公所不取也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

禮記仲尼祖述堯舜謝靈運傳論王

褒劉向揚

蔡

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之徒遞相師祖遞相祖述言齊梁相習為輕薄之文無有慨然以風雅正躰倡先者多師言意尚之不一也

朝雨

涼氣曉蕭蕭江雲亂眼飄

周庾信詩驚花亂眼飄

風駕藏近渚

雨燕集深條

謂避雨也

黃綺終辭漢

黃公綺里乃秦之四皓也漢太子卑

辭厚禮迎之既定太子位遂辭歸商山餘見前注

巢由不見堯

皇甫謐逸士傳巢父讓位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曰汝非吾友也由悵然不自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又高士傳巢父間許由之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洗耳夢弼謂黃綺巢由乃甫自喻也

草堂樽酒在幸得過清朝

晚晴

村晚驚風度幽亭過雨霑夕陽薰細草江色映疎

簾書亂誰能帙

以風之急故書亂不能整其卷帙也

杯乾可自添時聞

有餘論

相如子虛賦願聞先生之餘論

未怪老夫潛

後漢王符著潛夫論故甫劾慕之也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
謾與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著浮
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陶淵明謝靈運今渠述作與同
遊

大雨

西蜀冬不雪春農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雲鬱

陶朱一作清鬱陶積不散貌執熱乃沸鼎織絺成緼袍風雷颯萬

里霈澤施蓬蒿敢辭茅葦漏茅葦謂草堂也已喜黍豆高

三日無行人以水漲也二江聲怒號寰宇記秦李冰穿二江於左大冲蜀都時帶二江之雙流是也流惡邑里清久旱得雨而水漲流出穢惡

滄流其惡矧茲遠江臯荒庭步鶴鶴鶴鶴水鳥也隱几望波濤

沉疴聚藥餌頓忘所進勞甫以肺疾之故而聚藥餌今得大雨之涼而喜於是頓忘進藥餌之勞也則知潤物功可以貸不毛因雨之潤雖不毛之地亦假貸而生陰色
靜隴畝勸耕自官曹四鄰耒耜出一作出耒耜何必吾家
操

溪漲

當時浣花橋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石一作月把恐當作掬言水之清淺而石可以掬也水中有行車華陽風俗錄浣花亭在州之西南江流至清之所也其淺可涉故中有行車公有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酉陽雜俎

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狽况是鼃與魚南華章句

側水忽漲而入其廬君子猶失所况豈晨已半落歸路嗟

步踈跬丘藥切馬嘶未敢動馬嘶欲前有深填淤淤音於

謂君子過險而止此處亂世之道也溝洫志挑花 水盛有填淤反壤之害顏師古曰填淤壅泥也 去月青屋東

麻散亂床上書不意遠山雨作意一夜來復何如我遊

都市間間或晚甜必村墟村墟指草堂也乃知久行客終日

思其居甫每於浣花里無事晝散步成都市間日暮即歸草堂蓋戀所居故也客居猶有眷眷之心况萬里羈懷寧不

思故

泛溪

落景下高堂落景晚照也進舟泛迴溪誰謂築居小未盡

喬木西遠郊信荒僻秋色有餘淒練練峯上雪練練

白貌江淹麗色賦色練練而欲奪纖纖雲表霓童戲左右岸一作兒童戲左右童戲指

其子宗又呂弋畢提携翻倒荷艾亂拍揮路徑迷恐

童為荷艾之亂而迷道故拍揮以示之也得魚已割鱗採藕不洗泥人情逐

鮮美物賤事已睽開元中物賤今經兵火以來吾村靄暝

姿謂日已黑矣異舍雜亦棲蕭條欲何適出處庶可齊

庶幾齊出處無使富貴勝吾貧賤之樂也衣上見新月霜中登故畦濁醪自

初熟初一作新東城多鼓鼙言濁醪新熟可以供飲宜安郊居之樂况東城多鼓鼙乎是年東川

段子璋反古詩莫出東城望鼓鼙愁殺人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一

嘉興魯

嘗

建安蔡

夢弼

編次
會箋

上元二年辛丑在成都所作

柵樹為風雨所拔歎

倚江柵樹草堂前故老相傳二百年故一作古誅茅卜

居揔為此五月髣髴聞寒蟬東南飄風動地至古詩

回風動地起江翻石走流雲氣幹排雷雨猶力爭根斷泉

源豈天意滄波老樹性所愛滄波一作滄茫浦上童童一車

蓋蜀志先主傳先主舍東南角離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野客頻留懼雪霜

野客公自言也行人不過聽箏籟聽他經切聆也言柵樹為風之鼓動其聲有如箏籟也宋玉高

唐賦織條悲
鳴聲傾宇籟
虎倒龍顛委
捧棘作荆
淚痕點血垂
骨

臆我有新詩何處吟
草堂自此無顏色
師古曰梗柵

良材柵樹為風雨所拔
喻嚴武死於蜀
甫無所依
故歎息之上元
元年嚴武鎮成都
甫自閬州挈家往依之
武歸朝廷甫浮遊在蜀
諸郎往來非一武再鎮兩川
秦為節度
泰謀檢校工部員外郎
永泰元年夏武卒
郭英入代之
甫失所依
刀挈家下忠
渝詳味此詩
與下篇皆為嚴武而發
嘆為甫築草堂於成都
浣花里
甫為得此
樹以為遊息
木仁類以覆庇
其下
喻甫賴武以庇焉
今也
如虎倒
龍顛是使草堂之人
憔悴而無所依託
故末章云自此無顏色
也
夢弼謂今按此詩若從師氏之說
當次于永泰元年之秋也

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蘇軾曰古之封諸侯分之

之方州也
風號令也
所以鼓舞萬民和四方之義也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起
漁陽之師
詭言奉詔誅楊國
忠是謂義兵
號令天下陷河
北
郡縣是謂茅屋破也
夢弼謂按此詩若從師氏之說
亦當次于永泰元年
之秋也

八月秋高風怒號
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
為卷我屋

上三重茅
卷與捲同
蘇軾曰八月陰中也
陰以肅殺為事
秋

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車
藩漢兵十餘萬自幽州南
向指關詭言起義以誅楊國
忠為名其怒號之甚也
卷我屋上三重茅者
是時方陷三郡謂先殺太原
尹楊光翹於博陵郡
十二月六日陷陳留郡
殺張介然九月陷
滎陽即殺太守崔無詖
故云三重茅也
師古曰秋者肅殺之氣
兵革之象也
茅屋所以覆庇人所依託
焉既為秋風所破則無以自庇
甫以嚴武鎮成都
遂往依之不幸武卒郭英
又代武為節度甫由是見
知英人併攻楊子琳
栢正義二刺史相善
崔旰殺英人併攻楊子琳
栢正義之比也
夢弼謂蘇氏師茅飛度江灑江郊
灑一作滿師古氏二說不同
今兩有之

高者挂胃長林梢
胃古法切師古曰謂在下者

飄轉沉塘坳
坳於交切地不平也
師古曰喻下民墜於塗炭

難之側而不顧者
若范陽副使封常清
三與戰皆不勝
西奔陝高仙芝鎮陝
奔城西保潼關
故曰灑江郊也
高者以義為高也
林君也
肅宗即位
靈武玄宗在蜀
長林也
高義之臣
扈從左右如韋見素
陳玄禮故曰挂胃
長林稍也
塘坳泥塗也
下者卑汚喪節
處於泥塗是時河北二十四郡俱為所陷
如焦守陽萬石令狐潮揚希文劉貴哲皆附賊
其後潮亦說張巡曰盍相從以苟富貴可謂飄

轉而不能
自守也
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為盜賊

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

蘇軾曰南明也村明鄙野無知之輩以我國家師老而莫能為之敵所以盜吾土疆

賊吾善良故令狐潮說張眺曰本朝詭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

笑豈非欺我老無力也平原太守顏真卿以食盡援絕奔即渡河

於是河北即縣盡陷賊豈非對面為盜賊也竹制節也公然抱茅

入竹者祿山反顏果御表履謙緋袍令與假子守士門所謂抱茅

制節者也果卿謂祿山曰汝營州牧羊羯奴切荷恩寵天子負汝

何事而乃反乎祿山怒縛之節解而罵不絕賊鈎斷其舌果卿含

胡而絕不獨夫張巡守睢陽使南霁雲詣賀蘭進明告急賀蘭無

意出援兵且張樂以大喜霽雲言城中食盡力屈賀蘭不聽遂絕

指示信竟不食而去豈非呼不得也師古曰南村羣童以譬崔

左氏傳師直為壯曲為老公然抱茅入竹去謂據其茅土也唇焦

口燥呼不得時代宗號令不行召諸道之兵無有應者是以避

吐蕃之亂跳而幸陝今崔旰叛維遣使諄諭豈能止其侵暴手歸

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黑色

蘇軾曰南霽雲與常宙此所以歎歎歎息也方是時張眺許遠持其腹心而賊勢遂衰四

方倚角而祿山詭言之號令無所施猶風之定也雲黑者雲喻札

樂法度黑白不明也天子蒙塵而出幸忠臣繼踵而陷賊札樂法

度無自而明故也師古曰甫依託三子以為覆庇如茅屋然今

三子為旰所攻是失棲託是以倚杖有所嘆息時朝廷遣杜鴻漸

討平蜀亂故旰兵指定是以有俄頃風定之喻也然旰雖定蜀中

乘障而叛者不一如渝洲開州並殺刺秋天漠漠向昏黑

史較氣猶盛是以有雲黑色之喻也

布衾多年冷似鐵

嬌兒惡卧踏裏烈

蘇軾曰秋

義也望天子以義理天下今也官監蔽其明女謁侈其心溟溟而

無所察治其情向昏者垂老之晚年也黑不明也明皇晚年高力

士導其欲太真妃迷其情豈非向昏而黑也布者女工之本儉也

所尚也衾者所以衣被也以布衾為衾蓋以儉約而衣被天下

且置之而不用所以冷而似鐵鐵黑金也而以斬伐為事斬殺則

少思明皇未年非惟不知崇儉以衣被天下又且少思以狗太真

妃之欲也嬌兒太貴妃也卧安寢也太真妃淫其妾謂嘗以祿山

為養子出入宮掖不禁穢醜稔聞而明王不悟祿山出范陽與太

真妃為内外援且令進奇獸異物以盡帝心宰相太子多言其反

太真妃力保之故帝不信及渙陽難作具約太真妃為之內應朝

廷机謀祿山靡所不知豈非踏裏烈也師古曰昔楚王投醵於

水以飲士卒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為上者不可不恤其下布衾多

年冷似鐵謂寡恩而士不和英人為政刻薄無温煖之惠如布衾

然嬌兒比崔旰旰乘士卒怨皆奔兵以反而蜀中大乱豈非惡卧

踏裏烈

惡鳥路切

蘇軾曰秋

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秋天漠漠向昏黑

踏裏烈之譬乎 床床屋漏無乾處 梁簡文帝風詩客舍 雨脚如

麻未斷絕 蘇軾曰床人所即以為安也 床床漏不復容人宿 之所安居者

平虜陷潼關 夫守南破先洛張介然崔無諤死其城郭李璿盧奕

揚雄嘗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幃幪故甫以雨脚未斷言

亂之滋也 師古曰屋漏無乾處非特甫無所庇蜀民皆失所依

故也 甫脚未斷絕謂反者繼而起也 按集甫有 自經喪亂少

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 蘇軾曰祿山父子潛竊於三年之

由故謂之沾濕何由徹也 安得廣廈千萬間 大庇天

下寒士俱歡顏 風雨不動安如山 蘇軾曰亂而願治憂

常心甫於是時官卑位下 身親罹之力無所施 不免傷今思古而

欲庇覆天下之蒼生 謂其歡然還歸 尚未忍去 義祖太宗之遺

烈故欲覆安之使無震風凌 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

雨之虞 故曰不動安如山也 壞抱作破死 一作意 蘇軾曰嗟

吾廬獨壞受凍死亦足 嘆之不足 故永歌之甫遇亂而願

治其所以嗟嘆永歌者 蓋為其憂憤之心 冀欲有具衰撥亂之主

而康濟王室 以成巍巍突兀之功 謂之何時者 所望之誠至也 吾

廬獨壞受凍死亦足者 祿山之亂 天子入蜀 甫走鳳翔 謂肅宗授

拾遺與房瑄少為布衣 交至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 瑄敗於陳陶

斜罷相甫上疏言瑄罪細不宜免 肅宗怒詔吏推用 後意解出為

華州司功曹 然不甚省錄時 寇奪甫家 齟齬年孺弱至餓死 繼而

奔官去 客秦州 負薪採橡栗 自給 故其斷章所以言死亦足也

暫如蜀州青城縣五首 赴青城縣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

青城今日永興軍倚郭

老被樊籠役 一作老恥 貧嗟出入勞 謂無車馬也 客情投

異縣詩能憶 吾曹東郭滄江合 蜀城之東二水合流而

西山白雪高 近接羅維上有積雪 經夏不消 文章差底

病 差病枝也 蓋近尚投異縣以 回首興滔滔

冰雪容

莊子逍遙遊篇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寄杜位

位京中有宅近西曲江詩尾有述

近聞寬法離新州

離力智切去也新州新興即屬廣南道杜位貶新州朝廷寬具罪移之於近郡也

想見歸懷尚有憂

逐客雖比萬里去非心君已是十年流

年流

流寓也按集杜位宅守歲詩四

十明朝過自後位即被請耳

塵一髮還應雪滿頭

作雪一玉壘題書曰心緒亂

玉壘山名在蜀之青城縣也

何時更得曲江遊

曲江池名在長安於唐為勝遊之地乃謂

有宅近焉

山郭

成都諸城門唯二東門大東郭小東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

遠煙隨血井上

簡州一帶可以遠見晚望井之煙蜀都賦家有鹽泉之井

斜景雪峯西

斜景謂晚照也蜀都記西山上

有積雪經夏不消

故國猶兵馬

故國謂長安也

他鄉亦鼓鼙

夜客還與舊白鳥啼

公感亂而與鳥俱啼其傷至矣

戲作花卿二歌

花卿名鶩定按唐舊書崔光遠傳光遠為成都尹及梓州刺史段子璋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牙將花鶩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剽掠劫婦女有金銀臂釧皆斷腕以取之光遠不能禁肅宗其罪光遠憂患成疾正元二年十月卒高適傳花鶩定恃勇誅子璋大掠東蜀天子怒光遠不能戢軍乃罷之以適代光遠為成都尹新書肅宗紀上元元年段子璋反陷綿州舊書亦云敗子璋於綿州殺之夢弼謂花卿既誅子璋恃功大掠天子聞之大怒由是不見擢用此甫為花卿痛惜之揚明叔曰花卿家在丹稜之東館鎮至今血食其御國朝封為忠應公

成都猛將有花卿學子語小兒知姓名用如快鷲風

火生

鷲音骨鳥名言如風中之火其焰愈猛也易家人卦巽上離下為風自火出火熾則風生風生自火自內而出也蒙

曰風自火 見賊唯多身始輕綿州副使着拓黃綿州唐舊

又作梓州必有誤也拓黃天子服色指子璋備服御衣也我卿掃除即日平子璋璋一作章

節度重平声李侯奐也段子璋改東川李奐本成都必失節人道我卿絕世無世一作代既稱絕世無天子何不喚取

守京都花卿既平子璋其功非細天子正當安史之亂何不召取其守京都權為大將蓋怒其暴掠百姓故見廢弄甫

是以記之說者謂子美花卿歌雄壯激昂讀之者如見其人也

少年行二首

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盛時征切長了

傾銀注玉驚馬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甫言在田家自瓦

注玉之少年同醉卧竹根之旁耳或以竹根為酒樽夫之鑿矣

巢燕養雛渾去盡江花結子已無多一作也黃衫

年少來宜教教所生切計也黃衫不見堂前東逝波

謂日月之速如東逝之水言行樂當及時也

送裴五赴東川

故人亦流落高義動乾坤何日通燕塞相看老

蜀門東行應暫別北望若銷魂凜凜悲秋意非君

誰與論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驂騑開道路言會遇

隼出風塵言飛騰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

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贈蜀僧閻丘師兄 太常博士均之孫

大師銅梁秀 銅梁山名在合州界銅梁縣地靈則人必藉傑大師指閻丘鍾銅梁之秀氣而生也

籍名家孫 籍籍名聲之盛也唐張均乃閻之孫也 鳴呼先博士

炳靈精氣奔 均為太常博士英靈顯赫精爽之氣奔逸絕群也 惟昔武皇后

往臨軒御乾坤 多士盡儒冠黑雲客藹雲屯 武后擢用儒雅

號為才能之盛後世謂武后以竟得人者蓋謂此之也 當時上紫殿不獨卿相尊

均於是時詔上紫殿武后尊之不獨卿相之為貴也 世傳閻丘筆峻極逾崑崙

作鳳藏丹霄暮 暮一作穴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龍去白水渾

一作穴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名鳳凰龍去白水渾 青焚雪嶺東 雪嶺即西山也

廣志五月霜雪 酷碑碣舊制存 碣巨列切均善為文書世卿大夫碑銘墓碣

皆出其手自均之往而雪嶺以東舊製青焚 猶在也山東蜀牛頭山下有閻丘均撰瑞聖 斯文散都邑高

寺磨崖碑嚴政書手今改為天寧羅漢禪院

價越璆璫 均之文章貴重當世其價超越平室王也魏 晚看

作者意 作者指均也南雖晚輩每看作者為文之意神妙精絕

吾祖詩冠古 吾祖謂杜審言 同年蒙主恩 審言與均同年弟進士也

豫章夾日月歲久穴工深根 審言與均俱抱大材如豫章之木高凌日月深根固蒂也

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梗柎豫章服虔曰豫章大木也 小子思疎

閱 小子甫 豈能達詞門窮愁一揮淚 愁一作秋 相遇即諸

昆 甫與閻丘相遇而閻丘視之 我住錦官城 成都府城亦呼為錦城以江山明媚錯

雜如錦一日錦織 兄居祗樹園 祗翻移切楞嚴經祗洹精舍注祗洹林樹名

或云遊多此云戰勝即太子林主是役故云勝林精舍建立有二

獨園豈能注舍衛乃波斯匿王所居園本屬須達故又有給孤長者 地近慰旅愁往來當丘

樊 樊乃藩 天涯歇滯雨稷稻卧不翻 稷古漂然薄

樊 樊乃藩 天涯歇滯雨稷稻卧不翻 稷古漂然薄

樊 樊乃藩 天涯歇滯雨稷稻卧不翻 稷古漂然薄

游倦始與道旅敦

始晉作如旅一作侶道侶指閭丘敦厚也來往道經閭丘所居遂謁之其情相親厚也

景晏步脩廊而無車馬喧

陶淵明詩結廬在夜闌人境而無車馬喧

接軟語

一作夜言詞柔軟華嚴經菩薩摩訶薩有十種語一者屬不離

落月如金盆漠漠世界黑

黑一作空謂驅驅爭

奪繁

驅一作區謂

惟有摩尼珠可照濁水源

摩尼珠

性圓明清淨不染塵垢南奔走盜賊間健羨閭丘不為汚濁所累也按圓竟經譬如清淨摩尼珠映於五色隨方各見諸愚癡者見彼摩尼實有五色圓竟淨性現於身心隨類各應亦復如是觀無量壽佛經諸天童子摩尼以為纓絡光照百餘里抱朴子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室志云疾生家漢南現山得一珠如彈丸色胡人曰此西國清水珠也若至蜀水冷然洞徹矣成都記濁水源在府西南六里

送韓十四江東觀省

兵戈不見老萊衣

干戈阻陽母子離散故不相見也高士傳老萊子少以行孝養親年七十猶服

荆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

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

君今何處訪庭闈

黃牛峽靜灘聲轉宜都西陵峽中

有黃牛山南崖有重巖疊起最大高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分明曰黃牛此崖既高江湍紆迴塗經信宿猶望見之行水經黃牛山下有牛灘南岸高崖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故得此名自此東入西陵三峽之一地在宜昌縣界白馬江寒樹影稀白馬江蜀州馬灘屬方州又江陵縣有白馬州此別還須各努力峽江阻險南因戒故鄉猶恐未同歸故鄉指長安也

贈杜二拾遺

蜀州刺史高適

適自淮陽單馬入觀刺彭蜀二州時作此以贈子美也

傳道招提客

招提佛寺也客謂甫也增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闡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之訛以稱招提餘見前遊奉先寺注

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

維摩經如人入蔭蔭林唯觀蔭蔭不嗅餘香若入僧飯屢過
此室但聞佛功德之香不與聞辟支佛功德香也
門飯切聽法還應難聽他經切難乃旦切世說支遁許
支遁一義四坐莫不厭心許送一難衆人莫不舞尋經刺
爰詠二家之美高逸沙門傳支遁時講維摩語經
欲翻也草玄今已畢揚雄傳哀帝時丁傳董賢用事諸
方草大玄泊如也此後更何言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

酬高使君相贈

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

客一作得趙清獻玉壘記草堂鹿苑府右七里浣花三里物色遂清

沙門復空居之甫草

故人供祿米

故人謂高使君祿米廩俸也

鄰舍與園

蔬雙樹容聽法

隋經籍志釋迦在世教化四十九年乃至天龍人五日入涅槃盤涅盤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又涅槃經世尊在雙樹間演說如是大經又佛遺教於娑羅雙樹間

書妙法蓮華經大宅喻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楊雄傳三車牛車羊車鹿車

時有薦雄文以相如者今公詩意姑以著書則不敢為賦則能之耳相如有上林賦子虛賦

草堂即事

荒村建子月

肅宗上元元年歲在辛丑於九月壬寅大赦云尊號又去上元年號止稱元年以十一月為歲首以斗所

後世之所考信亦春秋變古則書之義也

獨樹老夫家按集公有

藻藻水

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禁讀平聲無錢何處

除後漢琅琊海曲母釀酒

得廣州張判官叔卿書使還以詩代意

下園云

曰魯之張叔卿孔巢父二才士者聰明深察博辯闊大何面目釐黑常不得飽飯喫曾未如富家奴茲敢望縞衣乘軒手叔卿遣辭工於猛健放蕩似不能安

鄉關胡騎遠

鄉關以胡騎之阻故去之遠也

宇宙蜀城偏

宇宙之內蜀城西居其一偏也

忽得炎州信廣在南故遙從月峽來甫言寓居蜀得廣

峽而末也荆州記巴州有明月峽十道志渝州有明月峽石壁高四十丈有圓孔形似滿月因以名之雲深驃騎幕張叔卿為廣川幕府屬官故比霍驃騎也

夜隔孝廉船世說張丹陽尹劉恢留宿明日乃還船頭更出傳教遺騎求覓却寄雙

愁眼相思淚點懸吳越春秋越王夫人歌曰心

魏十四侍御就弊廬相別

有客騎驄馬桓典為御史常乘驄馬時人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公用以此魏侍御也江邊

問草堂公築草堂於浣花溪之濱遠尋留藥價言魏遠來見尋因惜

別倒文場言魏傾寫其詩章也一作到謂公自以其入幕旌

旗動言魏參手軍歸軒錦繡香言魏軒車時因念衰疾

書跡及滄浪跡或作流公自以所居浣花溪為漢父之滄浪也

范二負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

聊寄此作

暫往比鄰去比音毗空聞二妙歸晉春秋衛瓘與尚書

幽棲誠簡略甫時暫往衰白已光輝甫時暫往

野外貧家遠

村中好客稀范二公而來遂喜而歸甫所居幽僻凡百

論文或不愧重肯款柴扉范彥龍贈張

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五十七侍御掄許推乃酒至草堂奉寄此詩

芳歷日適乾元初判彭州甫以乾元二年春奉寄

通于彭州時上元元年適收蜀梅春臘公于浣花溪

之草

堂

樵採去薄暮方來歸還聞稚子說有客款

柴扉鞋蓋照虛落傳瑞生先輝傳陟悲切

徐州詩田家

老夫卧病朝慵起白屋寒多暖始開謂梅花始開也江鶴巧

當幽徑浴鶴一作鶴鄰雞還過短墻來此聯謂以日晏開戶故也繡衣

屢許携家釀指言王侍御也前漢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使出討姦猾治大獄武帝所製不常置後漢鮪元平

帝元始四年選明遠政事能班教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元為繡衣使者皂蓋能忘折野梅

指言高使君也按續漢志二千石皂蓋宋兩轡能忘折梅此有數之意范蔚宗與陸凱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與蔚宗并詩

日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戲假霜威促山簡以山簡比高使君也

人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南借王侍御霜臺之威督高使君以相逼也前漢孔空謂侯文曰今鷹隼始擊以成嚴霜之威須成一醉習池

迴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醉而歸名曰高陽池王竟携酒高亦同過共用寒字用一作得

卧疾荒郊遠通行小徑難故人能領客携酒重相看自愧無鮮菜鮭產佳切又居諧如字或作腥非是集人謂魚菜摠稱至今有此語南史庾杲之清

貧自業食唯有菲茹倫並生菲雜菜任昉空煩卸馬鞍移

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時勸山簡頭白恐風寒高每云汝年幾小且不必小於我此句戲之也

○暫如蜀州新津縣二首

陪李七司馬皂江上觀造竹橋即日成往來之人免冬寒入水聊題短作奉簡李公

伐竹為橋結構同寒裳不涉往來通寒裳謂揭衣也詩寒裳涉漆天

寒白鶴歸華表橋前二柱曰華表昔登東有白鶴集於柱上日

落青龍見水中朝野僉載趙州石橋甚工望之如初月出雲長虹飲澗天后大足年黜燬破趙定州賊欲

南過至石橋馬跪地不進但見一青龍卧橋上奮迅而怒蹴乃遁去

顧我老非題柱客成都記知君才是

司馬相如初而云題柱曰不乘赤車駟馬不復過

此後果以傳車至其處橋在望鄉臺東南一里

濟川功書說命若濟已合歡却笑千年事驅石何時

到海東甫言身宿客落橋之成而歡飲因笑往事之勞徒驅石也樓三有略記秦始皇作石塘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

人能驅石下海石去不速鞭之石皆流血

觀作橋成月夜舟中有述還呈李司馬

把燭橋成夜迴舟客坐時天高雲去盡江迥月來

遲衰謝多扶病招邀屢有期謝惠連詩輟策共駢筵並坐相招邀異方

乘此興樂罷不無悲見橋成而翻悲何也蓋橋所以通往來公流落旅寓而不能歸故鄉此其

所以悲也

李司馬橋了承高使君自成都迴

向來江上手紛紛三日成功事出羣已傳童子騎

青馬摠擬橋東待使君此以郭伋比高使君也後漢郭伋為并州牧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

有兒童數百騎竹馬道次迎拜日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

入奏行贈西山檢察使竇侍御

卞園云樓吐蕃陷京師之歲南入松維保寺州及雪山之新龍城明年武破其南都兵七万拔當狗城遂收監川是歲廣德二年甲辰公至成都之五六年也詩當作於此時公傳稱戾武再帥劍南表為恭謀廣德二年武再帥之初公在幕中預謀云夢弼謂將吐蕃分三道入寇欲取成都為東府竇公以御史出檢校諸州軍儲器械得以便宜入奏甫作此以贈之

竇侍御驥之子鳳之雛驥子鳳雛言皆不凡也年未三十忠義

俱骨鯁絕代無逆耳之言炯如一段清冰出萬壑炯

置在迎風寒露之玉壺玉壺野水言其瑩澈也漢有迎風也

頂切也新作於迎風增寒露與儲香注武先作迎風雜於甘泉山後加儲香寒露二館鮑明遠白頭吟詩清如玉壺冰按集公槐葉冷淘詩亦云萬里露寒蕉漿歸厨金盃凍蔗與梧同前漢孔樂殿開冰清玉壺

折朝醒注柘漿取甘蔗汁為飲可以解朝醒也朱玉招魂瀉
洗滌
龍炮羔有柘漿張協蔗賦桂斯蔗以燻湯若漸醪以合
煩熱足以寧君軀蔗漿可以除煩天子方憂吐蔗不無內熱今

政用味通合典則改一作整言味通也威聯豪貴耽文儒

子亦念西南隅謂蜀也吐蕃憑陵志頗鹿鹿時吐蕃欲取

實氏檢察應時須乃軍興所須也運糧繩橋壯士喜

斬木火井窮猿呼按地理志即

蜀人以竹繩為橋謂之繩橋蜀也志繩橋在天彭

在州西七十二里斬木將以為柵柵依於木公既盡斬之則柵窮

而失所也是以號呼也張華博物志蜀臨邛有火井縱廣五尺深

十餘丈以竹木投取火後人以火燭投井中火即滅不復燃諸葛

丞相往觀後火益盛以盆著水煮鹽得鹽後以家燭投井中火即

今不復燃蜀都賦注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出其火先以家

火投文須更隆隆如雷聲焰出爛然通天光耀十里以竹筒盛之

接其光而無炭也取井火還煮井水一斛水得四八州刺史思

五斗鹽家火煮之不過二三家語窮猿奔林

一戰按地志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都督松維恭蓬

城守邊却可圖西山三城謂姚維松此行入奏計未小

密奉聖旨恩應殊於朝廷以取天子之命甫謂必蒙殊恩也

高隨傳上皇東還分劔南為兩節度百姓散于調度而西域三山

列代公東南兩川說自三城失守罪在職司非兵之過也糧不足

故也今此輩見挾兵馬使八州歸心許其世襲刺史也繡衣春當霄漢立春當或作

見前注謂實侍御衣綉衣立對于天陛也綵服日向庭闈趨日向一作繫

所仰飛騰時所須一聯高士傳老萊子服荆蘭之衣本此下有開清人

戲於親前束哲補七詩眷慈庭闈論語趨而過庭省郎京尹

必俯拾拾地芥也夏侯勝常曰取青紫如拾芥江花未落

還成都一有重句未落一作多暇謂肯訪浣花老翁無

浣胡管切一作公來肯訪浣花老翁為君酤酒滿眼酤

築草堂于成都浣花里自號浣花翁為君酤酒滿眼酤

偽切一作携酒肯訪浣花老翁為君酤酒滿眼酤

挈以竹筒筒上有穿繩眼其酤酒者曰滿眼酤言其滿迫筒眼也

與奴白飯馬青芻或者又曰滿眼酣謂滿前士卒皆有勞也甫約賓公帥來不遺寒賤僅賜光訪

贈別何邕

生死論交地何由見一人言朋友避亂而離散也鄭當時傳翟公署其門曰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貴一賤交

情迺見悲君隨燕雀言祿位早棲也陳勝傳勝與人傭耕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耕何富貴

也勝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公孫供傳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薄官走風塵陸士衡詩飄飄冒風

塵綿谷元通漢綿谷縣名屬利州通漢水沱江不向秦言何公往利州而去得歸

漢上也沱江在蜀城北三十里水不入秦蜀志岷山西南道出劍閣沱江南流華陽縣界五陵花滿眼五陵

前傳語故鄉春沱江不向秦甫自况尚留蜀中勢不能去故有懷鄉之念也

贈別鄭鍊赴襄陽

戎馬交馳際老子四十六章天下無道戎馬生于郊柴門老病身把君

詩過日念此別驚為神一作念別意驚為神別賦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地闊峨眉

晚一作曉公自言在蜀也地志劍南其名山峨眉屬導江縣峨眉接岫千里神仙福地天高峴首春

言鄭之赴襄陽也峴首山在襄陽杜預墮淚碑所在也為於老目舊曰內試覓姓龐人

後漢龐德公隱於襄陽之鹿門山甫意以龐公與鄭鍊為一輩人也故有是句

重贈鄭鍊絕句

鄭子將行罷使臣鄭鍊出監蜀今任滿也囊無一物獻尊親江

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言鄭鍊身居皇華之貴以至囊無一物雖

清潔如此而乘肥衣輕之人有誰感激而憐其清貧也甫意欲朋友輟裘馬以資之者也

懷舊曰蘇前名預緣與今上同名後改為源明今上謂代宗甫平生與蘇源明最相善今已死而追悼

之故曰懷舊

地下蘇司業司業即源明也親情獨有君那因喪亂後喪讀平聲

一作便有死生分有一老罷知明鏡言覽鏡知其衰老也悲來望

白雲古有白雲篇觀深明之篇自從失辭伯不復更論文

美深明為文辭之伯也

所思得台州鄭司戶消息

鄭老身仍竄鄭老度也以祿山之汚維免死而卒不免於貶也台州信始傳始

為農山澗曲卧病海雲遠世已公作所度貶為台州司戶時始得其消息也

人猶乞酒錢乞者氣按集公贈度詩賴得蘇司業時特

徒勞望牛斗無計斲龍泉台州屬吳吳應斗牛之域斲謂極取之龍泉劍

斲龍泉也名也昔雷煥極劍於豐城之嶽上常有紫氣夜衝牛斗之間喻鄭度之在台州如劍之埋於土遠望其有衝斗之氣而朝廷不能擢用故曰無計斲龍泉也

不見

不見

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昔箕子被髮佯狂按唐史氏白以未三憐反之累謫流夜即

世人皆欲殺殺或作戮白會赦放還潯陽坐事下獄此象人欲殺之證也五音獨憐才

敏捷詩千首伯有集飄零酒一杯匡山讀書處頭

白好歸來按范傳正李太白新墓碑白本宗室子厥先避仇客居蜀之彰明太白山焉彰明綿州之屬邑有大小匡

山白讀書於大匡山有讀書臺尚存其宅在清廉鄉後廢為僧坊

今欽記此所讀匡山乃彰明之大匡山非潯陽廬江郡之匡廬山也

杜工部草堂詩之二十一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嘉興魯

建安蔡

編次
會箋

寶應元年壬寅在成都所作

廣州段功曹到得揚五長史書功曹却歸

聊寄此詩

衛青開幕府

衛青以比廣州之府帥也按李廣傳廣出擊匈奴行無部曲行陣就水草頓舍幕府者文書晉灼

注引衛青征匈奴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曰幕府衛青傳青擊匈奴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印即軍中拜為大將軍

僕將樓船

將讀去声揚僕以比揚長史也漢漢節梅花外

漢遣使者必持節公假漢以言唐也春城海水遠

廣南太度嶺多梅故言梅花外也珠浦使將

邊銅梁書及遠

銅梁蜀之地名言揚長史

旋使所吏切從命者指段功曹也合浦廣州即名方輿記合浦水去浦八十里有園州其地產珠即國志合浦海曲出珠號曰珠池嶺表錄異廣州有珠池珠戶入池採蚌割珠充貢貧病他鄉老煩君萬里傳

送段功曹歸廣州

南海春天外黃州南海即功曹幾月程峽雲籠樹小湖日

落船明作落交趾丹砂重交趾即屬黃南後漢南粵傳記稱南方日重離題交趾其俗男女

同川而俗故曰交趾勾漏縣出丹砂昔葛洪嘗求為其縣令要就丹砂以鍊養

葛布東觀漢記黃香為郎召幸君因估客時寄錦官城估

請安福殿賜白葛各一端作旅官或作宮公莫段以丹砂葛中為惠也

畏人

早花隨處發春鳥異方啼花鳥逢春皆為可娛但不合客於異鄉轉使人傷心也萬

里清江上公所居在萬里橋西浣花溪上也三年落日低言旅寓已三年嗟已之哀暮也

按公自乾元二年己亥春離同谷而來成都歷上元元年庚子春結廬浣花溪上此詩之作在寶應元年壬寅春嚴武開府成都之時也是秋武赴關公拋草堂駕言郵梓

畏人成小築

畏人謂避寇也魏文雜詩人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褊性合幽棲甫自言性褊與物相忤今宜隱居以畏人而成此室殆非功成名遂而身退謝靈運詩買此永幽棲

遭田父泥飲

門徑一作徑沒謂將息交絕遊也無心待馬蹄待一作走

於浣花溪上亦慕淵明之無傲色甫避亂入蜀築草堂田父相遊從痛飲而作是詩也

美嚴中丞

步屨隨春風集韻履音變疑也履中薦也南史袁粲為丹陽尹步屨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邀我嘗新酒酒酣誇新尹飲明日扣門不見按集有江上草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新尹謂嚴武也武以是年正月方來尹成都畜眼未

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謂籍民丁為兵也名在飛騎

籍飛騎軍名曹杜白長番歲時久謂長充軍伍無前日

放營農自嚴中丞下車於軍營之士選其久直者放辛苦救

衰朽差科死則已差楚皆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春

中為吾取為于感此氣揚揚意晏子為鄭相出其御須知

風化首即守縣令風語多雖雜亂陶淵明詩父老雜說尹

終在口田父邀甫與杜飲甫感其意氣激揚遂朝來偶然

出自卯將及酉夕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

果栗欲起時被肘史記魏威子肘拍揮過無禮未覺

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甫醉欲起累被掣肘

已升猶遮闌留甫足知甫久

客與鄰叟无一日不如此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嚴武自東川除西川勅合兩川都

元戎小隊出郊坰坰古營切元戎美嚴武之車騎也詩小雅

曰鈞車先正也商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啓行毛萇傳元大也夏后

先良也尔雅釋地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坰問柳尋花到野

亭川合東西瞻使節玄宗在蜀合東西兩地分南北

任流萍流一作孤公自謂也自蜀望長安為北扁舟不

獨如張翰晉文苑傳張翰字季鷹為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

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而去即

不告家人後齊王問辟為東曹掾曰見秋風起思葦鱸鱸遂命

歸而阜帽應兼似管寧阜一作白流傳之誤也按魏志

命不就居海上常著阜帽布屣出入庭園又寂寞江天雲霧

按杜佑通典禮類魏管寧在家常著阜帽

裏寂寞一何人道有少微星公自謂也隋書天文志太

微四星在太微西士大夫

作今日

之位也一名知士星
明黃則賢士卒矣

野望

西山白雪三奇戍

奇一作城西山即雪山也戍謂屯兵以備吐蕃也按後漢志永昌郡明帝分益

州置郡有雲南縣南中志縣西北百餘里高峻洞陰返寒雖五月盛暑不熱廣志五月霜雪皓然新唐詩高適傳明皇還京復分劍南為兩道節度民罷于調役而南浦清江萬里橋西三城列防秋三戍適上疏論之不納

海內風塵諸弟隔

風塵

病未有涓埃答聖朝

管子形勢解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

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蕭條

日一作白

暫之漢州作三首

舟前小鵝兒

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官池即房公湖也房琯相肅宗以兵敗陳陶責

為漢州刺史城西北乃琯所作也房公死後名之也房公湖按集公有遊房公湖詩日丞相思追後春池豈不稀是也

鵝兒黃似酒

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過無行

亂眼多

行字即切列也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曾

城暮狐狸奈若何

官池春鴈二首

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餘見前篇題注

自古稻梁多不足

陳周洪正詠鴈南思洞庭水北想至

今鷓鴣亂為群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

雲

鴈且有序喻兄弟冠亂諸弟妹離散阻隔故有是句

青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尚有霜

塞先代切

鴈塞北接梁州汶陽郡其間東西岑屬大巖元際雲飛鳳蕭望崖迴翼惟一處為下翔鴈連塞橋翼裁度故名鴈塞崔豹古今注秦

築長城土色皆赤漢塞亦然故稱紫塞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增繳絕須防繩繫天而射之也繳古了切又音灼生絲縷也言以絲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材眺望賒材謂林木也无材木之材則澄眺望可以遠及也賒謂遠也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

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蜀之雅州常多夜雨謂之滂天

江檻已朝晴

葉潤林塘

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祇老病何得尚浮名淺把消

消酒深憑心送此生

屏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

成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莊王讓王

心迹喜雙清甫以幽居混迹桑麻燕雀之間故云心迹

應門余遊京華未常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

晚起家何事嵇康絕交書

無營地轉幽

竹光團野色

舍影漾江流舍一作山

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

得醉一月不梳頭絕交書頭面常一月十五日

衰顏甘屏迹幽事供高卧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

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蓋以乏酒價之故則併猶

酌甘泉歌一作獨酌

歌長擊樽破世說王大將軍每酒後

報詠魏武梁府日老驥

仗概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以如意打唾壺唾壺盡缺公志類是

遠遊

賤子何人記賤子甫自稱何人記迷方著處家著直略切

似聞胡騎走明死朝義尚寇田神功擊破之失喜問京

春沙末音種藥扶衰病吟詩解嘆嗟詩大序言之

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趙清獻公玉壘

二年太子少保鄴國公成都尹劍南節度使

而兵剽掠士女至斷脫取金詔監軍按其罪冬十月

地志劍西蓋彭蜀漢其州二十謂武威路足以其靜邊按

東蜀拜劍南兩川節度詔劍南兩川一道又按唐書

上元二年十二月乙亥二十七日綿州刺史劍東節

命來春始開府史氏乃謂甫中車自沂隴依武誤矣

汲黯匡君切前漢汲黯武帝召為中大夫廉頗出將頻頗史記廉

直辭才不出雄略動如神美嚴中丞直辭匡君雄

政簡移風速善美中丞之詩清立意新能詩也

城臨媚景作暇絕域望餘春旗尾蛟龍會蛟龍會言其神繪

樓頭燕雀馴言其德及地平江動蜀天闊樹浮秦此

帝念深分閭王者之遠將疏而推轂曰閭以內

軍須遠算緡瑞錦以應軍須與哀世算緡

峽蝶瑞錦逸麒麟貞羅錦上之文縉也辭第翰高義

觀圖憶古人當圖畫之馬援傳顯宗

征南

多興緒與讀事業閣相親晉杜預開府荆州贈征南將軍
業孫預滅吳之功事業彰著南與武父有世契故
以祖預事業與武相近也興緒者謂與况緒意也

寄題杜二錦江野亭

成都尹嚴武作野亭即南草堂是也

漫向江頭把釣竿

按集甫有答武詩曰強擬晴天理釣絲又曰幽棲真釣錦江魚蓋甫自言

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

重釣因武詩以發之也後漢文苑傳江夏太守黃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善於禰衡時大會賓客有獻鸚鵡者舉厄於禰衡曰願賦之以娛嘉賓衡覽筆而作文無加何須不著鸚鵡冠以音俊鸚音宜蓋嚴武點辭采甚麗剛直隱淪不仕官決不肯為侍中而冠鸚鵡冠南之才如禰衡矣而按倭幸傳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鸚鵡冠顏師古曰鸚鵡鳥名以羽毛飾冠淮南子鷦鷯難也說文鷦鷯赤鷦鷯也利距善鬪人以此貴人冠如貂蟬南越志曾城縣多鷦鷯山鷦鷯也利距善鬪人以此貴人冠之則可擒光色鮮明孔毅夫續世說嚴武為成都尹甫與武世舊待過甚隆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野老相蕩狎武過之有時不冠故武此詩譏公自倚能文而不知冠又繼言幽時靜處欲甫謙晦也故甫詩解其嘲曰阮籍焉知

腹中書籍幽時曬

以郝隆美公之富學也世說禮法疎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

時後醫方靜處看

晉葛洪好神仙導養之法自號抱朴子著興發會能馳駿馬興讀終須重

到使君灘

須一作當水經魚復縣有羊腸虎臂難揚亮為益州至此而舟覆至今名為使君灘也

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

甫為左拾遺侍懶性從來水竹居肅宗收復京師漢志謁者僕射一人太

奉引濫騎沙苑馬

子奉引謂導駕也漢志謁者僕射一人太

幽棲真釣錦江魚

見上謝安不倦臨

登賞

以謝安美嚴父也武數過甫之草堂移厨載酒餽遺之費頗厚按晉謝安嘗於土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每携中外

子姪往來遊集者

阮籍焉知禮法疎

甫以阮籍自比也此

鷄冠之嘲也

按晉阮籍不拘禮法能

枉沐旌麾出城府

沐

木為青白眼禮法之士疾之如讎

何一作
草茅無逕欲教鋤無一作荒下居賦寧

中丞嚴公雨中重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雨映行雲辱贈詩雲一作官一作官非是黃庭堅元戎

肯赴野人期元戎美嚴公也江邊老病雖無力強擬

晴天理釣絲

何日雨晴雲出溪白沙青石洗無泥洗舊作只須

伐竹開荒徑拄杖穿花聽馬嘶馬嘶一作馬嘶也

謝嚴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一瓶青城

記青城山高三十六百尺上有仙人祠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幸見分鳴鞭走送憐

漁父漁父甫自謂也甫前篇有洗盞開嘗對馬軍此嚴

甫之獨醒故遣馬軍送乳酒也甫自注軍州謂馬軍言武以麾下
鷗使騎兵給事也故曰馬軍以漁父對馬軍字為工矣按原漁
父篇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漁父見而問之曰子何故至
於斯原曰奔世皆濁我獨清眾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也

戲贈友二首

元年建巳月肅宗上元三年詔年號去上元止稱元年復以

有之甫特於此年以元年建巳月為稱記肅宗之法上古制不然
何以謂之詩史乎按集公草堂即事詩曰荒村建子月亦春秋變
古則書郎有佳校書自誇足膂力曾腹之能騎生

之義也馬駒生馬謂未一朝被馬踏唇裂板齒魚板大壯

心不肯已魏武樂志列士欲得東擒胡觀此詩乃戲為

元年建巳月官有王司直馬驚折左臂骨折面如

墨駕駘漫深泥漫一作慢深或作染伯樂相馬經凡相馬之

長頸不折二也短上長下三也何不避雨色詳觀此句蓋為

大脰短脅四也淺寬薄驛五也

勸君休歎恨未必不為福淮南子人間訓塞上之人有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遠不為福乎曰何遠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家富良馬其子好騎隨而折解人皆予之其父皆戰死者十九此獨以破之故父子相保

嚴中丞仲夏枉駕草堂兼推乃酒饌得寒

字一作鄭公枉駕携饌訪水亭

竹裏行厨洗玉盤神仙傳麻姑至蔡經家入拜王遠遠杯無限也又云左慈能役使鬼神坐致行厨花邊立馬簇金鞍非關使者

徵求急徵召也言嚴武之來子美踈散不候莫知其所以往故使者求索之急也自識將軍禮

數寬軍禮將軍仗鉞闔外言嚴武之寬大不以子美懶惰為尤也百年地闕柴門迥

養百年之老也子美開闢草堂以五月江深草閣寒看弄漁舟移

白日弄漁舟以言嚴公也移白日言盡日也老農何有整交歡

嚴公廳宴同詠蜀道畫圖得空字

日臨公館靜畫列地圖雄烈一作滿劔閣星橋北星橋在成都在

閣在星橋之北華陽地志李水守蜀造橋上應斗魁七星華陽國志諸葛亮相蜀鑿石架空為飛梁閣道即古劔閣道也松

州雪嶺東唐志松州交川郡以地產松名乃吐蕃之要衝雪嶺西山也在松州西南冬夏積雪華夷山

不斷吳蜀水相通時武鎮蜀有割據之意甫在其幕故以山不斷水相通以風之言其不可割據也

興與煙霞會清樽幸不空孔融傳樽中酒不空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甫上元元年庚子春結廬浣花寶應元年壬寅春武

開府成都是年四月己巳代宗踐祚召武以太子賓客是秋武東上甫與武相別于巴西

鼎湖瞻望遠甫客寓蜀總關之遠也前漢郊祀志黃帝采首

象闕憲章新謂代宗踐祚法度日新也風俗義通曾昭公設兩觀於門是謂之闕爾雅觀謂

名其闕曰闕釋名闕在兩旁中者闕然為道也宮門雙闕可於上觀望多謂之兩觀廣雅象魏闕也周禮垂治象之法于象魏故闕或謂之

象闕或謂之觀闕南史何胤曰闕者謂之四海猶多難中原

象魏象者法也魏者當途而高大貌也

憶舊臣與時安反側光武紀令反自昔有經綸感激

張天步詩天步艱難從容靜塞塵圖南回羽翮北極捧

星辰舊臣言武嘗事玄宗乃先朝之舊臣今入朝當如鵬程之圖南以回羽翮捧戴北極之尊北極謂天子也漏

鼓還思晝宮酒也宮鷲罷轉春空留玉帳術古詩將軍空玉

帳唐藝文志有玉帳經一卷蓋兵書也愁殺錦城人甫以武有兵略既入朝蜀人愁而思之也閣道

通丹地閣道謂劍閣之道丹也乃天子之罪言武自劍閣而來直入禁中也漢典職儀以丹漆地故稱丹墀張正見艷

秦公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甫自謂隱于百花潭濱之草堂恐終老于蜀不獲歸

秦蓋羨武之趨朝所謂贈人以言也

送嚴侍郎到綿州同登杜使君江樓得心

字按資治通鑑六月以兵部侍郎嚴武為西川節度徐知道反不得進以公詩考之恐以侍郎召

新唐書於封鄭國公時云遷黃門侍郎舊唐書於罷兼御史大夫時云改兼吏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

野興每難盡江樓延賞心歸朝送使節落景惜登

臨稍稍煙集渚微微風動襟宋王風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而至王乃披

襟而當之日快哉此風重船依淺瀨輕身度曾陰檻峻背幽谷

窈窕交茂林燈光散遠近月影靜高深城擁朝來

客言滿城擁送侍郎之來也天橫醉後參參西方之宿蜀在西以江樓之高逼於參星也古今樂錄月沒

斗瀾干窮途衰謝意苦調短長吟古樂府有長歌行短歌行此會

共能幾諸孫賢至今杜使君乃甫宗人也不勞朱戶閉自待白

河沉白河謂銀河也天將曙則銀河不現不勞閉戶謂坐待銀河之沉沒也

酬別杜二 嚴武作

獨逢堯典日

謂代宗踐祚也書序昔在帝堯將遊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再覩漢官

儀

光武紀三輔吏士曰今日復見漢官威儀

末効風霜勁空慙雨露私夜

鐘清萬戶曙漏拂千旗並向殊庭謁俱承別館

追斗城憐舊路

十道志長安故城形南似南斗北似北斗

渦水惜歸期

帝至譙兄弟渴水

駐馬書鞭以賦

關行關也

江雲更對

垂嶺行李也

試迴滄海掉莫妬敬亭詩

宣城圖經敬亭宣城北一

長亭岡秀屬謝眺敬亭詩茲山百里合沓雲齊獨鶴朝唳飢颺夜啼行雖紆組得踐幽棲

祇是書應

寄無忘酒共持但今心事在未肯鬢毛衰最悵

巴山裏清猿惱夢思

武自注曰昔會秦關今別巴嶺

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驛去綿州三十里

遠送從此別青山空復情幾時杯重把重儲用切再也昨

夜月同行列郡謳歌惜三朝出入榮謂武事明皇肅宗代宗也江

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

巴西驛亭觀江漲呈竇十五使君

綿川巴西郡

司馬相如論蜀曰巴西蜀蓋巴道蜀道二境其地犬牙相錯漢武元封二年發巴西擊滅西南夷以其地豐富為四郡徐廣注四郡曰漢中巴郡廣漢蜀郡趙次翁曰路飛劍棧二蜀三巴西出地至蜀道左轉秦巴道古趨楚誰周巴記漢獻帝初平元年分三巴杜安簡地志巴郡巴渝集壁巴東夔忠巴西綿閣三巴記曰閣江水曲折三迴如巴字譙周巴記又曰建安六年劉綽分巴以永寧為巴東以墊江為巴西郡十道志渝州巴縣并巴東西是為三巴也

宿雨南江漲波濤亂遠峰孤亭凌噴薄噴薄言江水之漲也萬

井逼春容霄漢秋高鳥鳥愁言不泥沙困老龍天邊

同客舍携笏我豁心旬月

又呈寶真使君二首 新添

轉驚波作惡 晉謝安與孫綽泛海風轉急即迴 即恐岸隨流賴有杯

中物還同海上鷗 列子黃帝篇海上又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關心小剡縣 剡溪在會稽之南 傍眼見揚州 揚州海惟揚

州為接情人飲朝來減片愁

向晚波猶綠連空岸脚青日兼春有暮愁與醉無

醒漂泊猶盃酒踟躕此驛亭相看萬里別同是一

浮萍

浮萍

海棕行 廣雅棕杼也鄭印云棕字以意逆之當作子冬切

左綿公館清江濱 綿州涪水所經倍居其右綿居其左故曰左綿蜀都賦於東則左綿巴中寰宇記遊

海棕一株高入雲龍鱗犀申相錯落蒼蒼稜

蜀志綿州左綿縣

白皮十抱文自是眾木亂紛紛 自一作但王元古 海棕

焉知身出羣移栽北辰不可得 北辰或作北地 時有西域胡

僧識 北辰喻君也夫大材生非其他無識者其與眾木紛亂何以異乎中國無人識而胡僧識之此仲尼欲居九夷之意者也

越王樓歌 越王太宗之子貞也中宗時為綿州刺史創此樓於江濱

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 顯慶乃中宗年號作者謂作綿州刺史

孤城西北起高樓 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碧瓦朱甍照城郭

樓下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 謂憑樓眺望每至黃昏方能此 君

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夫越王天子之子棄於窮方僻郡寧無快

快之志乎築樓登眺將以寫其憂思故也後世登賞是樓則越王當日倉情斯可見矣

姜楚公畫角鷹鳥歌 名畫記姜皎善畫鷹鳥元宗在蕃邸皎為尚衣奉御有先

識之明元宗即位累官太常卿即楚國也

楚公畫鷹鷹戴角殺氣森森到幽朔亮與宅朔方曰幽朔幽陰也朔北也幽朔

乃肅殺之方謂此鷹殺氣窮極幽朔也一作森如謂如在幽朔見此鷹之殺氣蓋名鷹出於北地也易通卦驗曰鷹者鷲殺之

也觀者貪愁制臂飛貪愁一作徒驚謂制臂執而欲飛也畫師不是無心

學蓋恐人未之信也此鷹寫真在綿注却嗟真骨遂虛傳

物有異質而世所未嘗觀者人見之必駭而不信馬有肉駮非梁蘇子瞻誰辨之鷹有角非子美誰詠之世人寧不謂之虛傳乎

間燕雀休驚怕亦未搏空上九天末章識朝廷之士稱名而無實効也按進南大文訓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

天東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西南方曰朱天南方曰陽天

天東南方曰陽天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之東津水經注綿水至江陽縣萬山下入江謂之綿口魴魚鰈鰈色

勝銀魴符方切鰈北宋切爾雅釋魚魴也今之鰈魚是陸機

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却弃赤鯉騰出如有

神淮南子詹公之釣千歲之鯉劉向列仙傳子英者舒鄉人善

生角有翼列仙傳琴高入碣水中乘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

夫陶隱居本草鯉最為魚中之王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

山湖所以琴高乘之俾雅俗說魚躍龍門惟鯉或然潛龍無聲老蛟怒魚善變化乃龍

傷其類也迴風颯颯吹沙塵迴晉西獲食子左右揮霜相刀獲於

尾不足憶憶一作惜王彥輔云訪諸餘人漢陰槎頭遠遁

逃槎頭一說為襄陽郡地名一說為釣磯上枯木皆非也爾雅槎

謂謂之落槎音滲落音岑孫炎釋云積柴木水中養魚曰槎襄陽

俗謂魚槎為槎頭言所積柴木槎枒然也槎亦謂之霖音滲字異而義同郊居賦曰赤鯉青魴細鱗縮項寬腹蓋魚之美者也郭璞

云江東呼魴魚為鰓酉陽雜俎洛鯉俱魴貴於牛羊襄陽耆舊傳
峴山下漢水中出鰓魚肥美不減京鯉襄禁採捕遂以槎木斷水
因謂槎頭魴魚肥美知第一遼東梁水魴持肥美詩義疏既飽
縮項鰓魚肥美知第一遼東梁水魴持肥美詩義疏既飽
歡娛亦蕭瑟必謂樂極則也君不見朝來割素鬢魚皆上鬢
也西征賦素鬢揚警尺波濤永相失春秋隱公五年公矢魚於棠聖
魚之樂而未則有尺波濤水根筆書之以為譏用此詩初叙得
失之句豈非得聖人危亡之戒耶

又觀打魚

蒼江魚子清晨集設網提網萬魚急萬一作取網大能
者操舟疾若風操七刀切持也莊子顏回濟撐突波濤
挺義入拖回輪酒鈎投網垂餌出入挺義來往小魚脫漏
不可記漏或作網廣志武陽小魚大半死半生猶戢戢
枝乘七發其根半死半生大魚傷損皆垂頭屈狂泥沙有時立泥一作

沙頭屈字正作屈渠
勿切倭狂梗淡也
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繪還傾
孟日暮蛟龍改窟穴以言打魚之故山根鱣鮪隨風
雷崔豹古今注鯉之大者曰鱣鮪之大者曰鮪魏武四時食制
津捕之黃肥惟以作鮓毛詩義疏鮪魚出海三月從河上來於孟
縣東洛度北崖上山腹穴郭璞注爾雅鮪大魚似鱣而卑短口在
額下鮓有斜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江東人呼為黃魚鮪
鱣屬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今宜都郡自京門以上江中通出
鱣鱣之魚有一魚狀似鱣而小建平人謂之鮪鮪大者為王鮪小
俗謂之玉板陸士衡公鮪似鱣而小建平人謂之鮪鮪大者為王鮪小
者為叔鮪一名鮪遼東人呼鮪魚或呼仲明仲明者樂浪尉溺死
海中化為此魚張平子賦王鮪鮪居廣雅曰鮪仲明春從河西上得
過龍門化為龍否則點額而還鮪鮪而居龍能變化山有穴曰鮪故
有山根風雷之句夢弼詳味詩意甫以蛟龍移窟穴鮪鮪隨風雷
喻賢人君子遇安

千戈兵革闕未已一作千戈格鳳皇麒麟
麟安在哉言自安祿山之亂千戈日尋伐害生民之命亦已甚
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皇翔春秋繁露路恩及眾魚則麒麟至吾徒胡為縱此

麟安在哉言自安祿山之亂千戈日尋伐害生民之命亦已甚
殺天則麒麟不至其郊孝經援神契德至鳥獸則鳳皇翔春秋繁露路恩及眾魚則麒麟至吾徒胡為縱此

樂慕恭珍天物聖所哀聖人仁及草木昆蟲今於戰鬪之際復慕珍天物若此仁人君子忍為之乎使甫得時遇主其仁政自可見也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二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第二十三

嘉興魯 建安蔡 夢弼 會箋 編次

自綿州往梓歸成都迎家再往梓所作

相從行贈嚴二別駕時方經崔旰之亂

我行入東川東川梓州路也十步一迴首憶舊也成都亂罷氣蕭

瑟或謂指言徐知道反浣花草堂亦何有謂草堂為賊所焚也梓

州豪俊大者誰本州從事知名久豪俊指嚴二也嚴二為梓州別駕如今之

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手劍蛟龍吼

烏帽拂塵青螺粟螺一作織一作驟螺粟謂帽之紋舞劍袖拂帽紋之塵也紫衣將

夕緋衣走夕之夜切紫衣緋衣指言當時執事銅盤燒燭光

吐日一作炎銅盤夜如何其初促膝詩庭燦夜如何其

促膝密語黃昏始扣主人門言新相知也淮南子天文誰謂

俄頃膠在漆漢雷義與陳重為友時人語曰膠漆自謂堅不

如雷與陳古詩以膠投漆中誰能別此萬事盡付形骸外元者謂子產曰今子

我于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百年未見飲娛畢神傾意

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作

何一軀交態同悠悠公視乾坤之內雖大一生相知垂老

遇君未恨晚後漢恨似君須向古人求言未有如嚴二

新舊維晚相遇文散之情未艾如嚴二今世無有當於古人中求

之耳魏志張邈傳陳登字元祐劉備曰若元祐文武胆志當求于

古人耳晉王戎從弟衍字夷甫帝聞其名問戎曰夷甫當時誰比戎對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耳

九日登梓州城公九日登臨嚴武尚在蜀棧道中也

伊昔黃花酒晉陽秋陶淵明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摘菊盈

醉而歸南人今謂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飲

菊酒為吹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

時同弟妹悲歌裡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閑塞兵戈以

亂塞以言成也時吐蕃之此日意無窮

九日奉寄嚴大夫時嚴武歸朝以御史中丞進為大夫也

九日應愁思經時冒險艱不眠持漢節謂嚴武充明

使道何路出巴山公自言也蓋公時方在小驛香醪嫩

重巖細菊班遙知簇鞍馬回首白雲間公遙想其簇

白雲以望之此嚴武所謂杜二見憶者謂此巴嶺峇杜二見憶御史大夫嚴武作

卧向巴山落月時指言杜公也兩鄉千里夢相思嚴與杜各在一

卿相去千里而夢相思也謝眺夜夢新可但步兵偏愛酒以甫之嗜酒地既籍也藉字嗣宗聞

夜以甫之善詩比謝莊也莊字江頭赤葉楓愁客籬外音也

步兵厨多美酒營人善釀求為校尉也知光祿最能詩

黃花菊對誰跋馬望君非一度各杜前篇冷猿秋

雁不勝悲勝讀平声

宗武生日

宗武小字驥子公之子也按集公詩有曰驥子好男兒又曰驥子最憐渠是也王立之以為此詩當是家在廊州趙僕以為恐是送度公至綿遂有徐知道之叛隔絕時也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

名一作律曲礼詩是吾家事公自言吾祖詩冠吾父閑

法出審言句法出人傳世上情謂既以詩擅名而熟精

更信但過之耳

文選理

梁昭明太子賢集古人文辭制作之妙名為文選唐李善因註解分為十六卷表上之詔藏于秘閣善嘗受文

選于同即曹憲居汴却之問以講文選為業按集公嘗有詩曰續

精粹者萃而成編公詩大率宗法文選據其英華旁羅曲探咀嚙

為我語所以用之訓子如北及唐文選尚文選太過李衛公德裕

云吾家不蓄文選林覓綵衣輕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著五色

此蓋有激而說也綵衣之輕猶使之休覓也周察遊初秩海賦為凋為察詩

選者所以責望其子而已雖周察遊初秩廣之初造左右秩

扶歌斜坐不成流霞飛片片一作幾片洎滴就徐

傾抱朴子頃曼自言至天上過紫府金床玉几晃々星々仙人

嚴氏溪放歌

行字天下甲馬未盡銷作馬晉豈免溝壑常漂孟子老弱

劔南歲月不可度唐劔南道者禹貢梁州之域出自梁州

杯度信示內人詩定取

流霞氣將添承露杯

閣東北方屬山南隴右二道漢書邊頭公卿仍獨驕仍獨樊作天文志箭箭參為益州分

居邊之守臣也謂之獨驕蓋有跋扈不遵王命之意矣按甫當兵

馬之際漂蕩失所流寓于蜀守裴冕為下草堂于浣花以居及嚴

武未鎮甫再依武幸郭英又代之英人虎費心姑息是

暴不能容公故訊其驕傲以為歲月難度也持軍賞罰貴嚴明

一役禮託小人之愛肥肉大酒徒相要美人不能整齊其

網紀惟以肥酒大肉姑息偏俾以此相要維費心耗神特一役耳

豈能便三軍誠助或宜手在吁一怒而士卒莫之救也呂氏春秋

肥肉厚酒務以自鳴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壯士甘魚樵

強命日爛腸之物昔周公吐握待士士爭歸之今公已糞土此有志之士甘心混樵

漁想而莫之出蓋訊郭英人之驕不能禮賢下士是以寡援而為

雀野之况我飄蓬無定所蓬鮑終日憾日忍羈旅且

的切痛也字舊作威鮑明遠棹秋宿霜溪素月高溪一作天喜

歌行漂泊無定所成威忍羈旅鮑欽止云永泰元年

得與子長夜語東遊西還力實倦公在成都夏嚴武卒

郭英又代為節度苛暴不能容故公從此將身更何許知

往來東川所以有東游西還之句

從此將身更何許知

子松根長茯苓長丁切遲暮有意來同黃甫暮年欲與

服餌乎長生之藥也淮南子下有茯苓上有兔絲茯苓千步松根也

典術茯苓者松脂入地千歲為茯苓望松木赤者下有之神仙傳秀

眉公餌茯苓淨水仙本草園經茯苓

冬枯松似鳥獸色形者佳入藥先煮之

歸成都迎家遂徑往梓

秋盡

秋盡東行且未迴苑齋寄在火城隈時成都之遭崔野

姑寄草堂于成都因憶之水亂公避地適東川

城蜀城內少張儀所築也籬邊老却陶潛菊陶潛飲酒

籬下悠然江上徒逢袁紹典略劉松表紹于河朔之伏之

見南山一時之暑故柯羽雪嶺獨看兩日落雪嶺即蜀劍門猶阻

北人來阻一作斷言亂未寧而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

何時得好開京師之信尚阻隔也

何時得好開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律呂相

和切馬融笛賦律呂月倚闌山幾處明倚一作傍古詩胡

騎中宵堪北走晉劉琨字越石為并州刺史其在晉陽胡騎

然長咳中夜奏胡茄向曉復吹之賊遂奔圍而走武陵一曲想

南征樂府橫吹笛有閨山月揚柳又有武陵深詞解題云馬

武溪深其曲曰笛武溪一何深飛鳥不渡歎不臨嗟哉武溪深故

園揚柳今搖落搖一作推故何得愁中却盡生却一作

非是因笛有折楊柳之詞故思感之也

十一月往射洪縣通泉縣

野望

金華山此涪水西涪扶鳩切金華山涪江皆屬射洪仲冬

風日始淒淒謂西南之山連粵雋蟠三蜀越與粵同雋

前漢西南夷傳南粵已滅以叩都為雋雋即十州志漢置越雋郡

以隸三蜀在思賦三蜀之豪時來時往三蜀謂蜀郡廣漢犍為也

秦置蜀郡漢高置廣水散巴渝下五溪巴渝二州名十道志

漢漢武分置犍為也獨鶴不知何事舞飢鳥似欲向人啼

射洪春酒寒仍綠射洪縣目極傷神誰為携

冬到金華山觀因得故拾遺陳公學堂遺

迹拾遺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于金華

山尤善屬文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篇王適見而驚

曰此子必為天下文宗後詣闕上書稱草莽愚臣召

見金華殿拜麟臺正字武后嘗問調元氣以何道子

昂勸后與明堂崇太孝及條上利便三事莫非賢聖

之先務子昂篤朋友與陸餘慶王無兢房融崔泰盧

藏用趙允最厚盧藏用作子厚文集序云感激頓挫
微頭闡出庶幾見變化之朕以接手天人之際者則
感遇之篇存焉大曆中東川節度使李叔明為立旌
德碑于梓州而李堂至于今犹存甫游金華因過其書
堂故賦其詩也

涪右衆山内金華紫崔嵬

釋名士戴石謂之崔嵬按地志
金華在涪江之西陸机詩西山

何其峻曾 上有蔚藍天

蔚與蔚同藍或作繼音同謂金華仙
曲崔嵬 蔚之洞天其青色如茂蔚之藍也度

人經蔚藍玉明天近世韓駒出汴州即事

詩恍然不悟身何処水色山中盡蔚藍

賦瓊臺中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紫回

甫繫舟山下杖策
上天而懸居 繫舟接絕壁杖策窮紫回

顧俯層顛淡然川谷開雪嶺日色死

謂日將暮也色或
山在射洪縣南十五里

遠望懸峯皎如白雪 霜鴻有餘哀

甫自喻如鴻避亂未南
是自此而南惟出北地南避亂來

南黃昏四顧遂起思鄉之哀也

焚香玉女跪

津有玉女崗
天當兩轍先鬲五色氣

霧裏仙人來

皆言觀中之景也曹植
遠游詩雲驚數萬丈神

岳岩峩峩山人翔 陳公讀書堂石柱仄青苔悲風為我

起傲例傷雄材

子昂遭時無明聖之君故其才不
得展子美傷之雖傷子昂亦自傷也

陳拾遺故宅

拾遺平昔居大屋尚循椽 悠揚荒山日慘淡故

園煙位下曷足傷所貴者聖賢

拾遺諫官也子昂嘗為
痛後世所貴於子昂者以能諫武后為王者

匠不比肩

子昂初為感遇詩三十八章其才可以繼屈平之離
騷周詩之小大二雅推當時哲匠善為詩者莫與之

比肩唐本傳唐與文章以徐庾餘風天下相尚子昂始

變正雅初為感遇詩王適見之日是必為海内文宗

公生揚

馬後名與日月懸

子昂蜀人也王于揚雄司馬相如之後時
維人同其名与日月爭輝固不減以揚馬

同游英俊人

唐本傳子昂
篤朋友与陸

多秉輔佐權彥昭超玉價

趙彥昭
昔欣荀子偶劾篇責名起之如日月

也揚馬亦蜀人故甫言及子昂之平

盧藏用趙允厚善

尚豪邁風骨秀爽以推幸進中宗時有巫出入禁掖彥昭以姑事之得宰相唐新書彥昭與郭元振薛稷蕭至中善余謂彥昭既以推幸進然必有才知者故詩以趨王價言之也郭振起通泉振晉作震通泉屬梓州通泉尉上室劍篇遂得擢用先天二年定策誅郭震字元振舉進士授實懷貞等皆死相繼見郭代公故宅詩注到今素壁滑

灑翰銀鉤連

索清書勢日婉若銀鉤漂若驚鴻

盛事會一時此堂豈

千年終古占忠義感遇有遺編

編一作篇時同遊之士多秉輔佐之權

官不甚顯至今素壁上尚有諸公墨迹存焉以此堂經久心壞不足以傳後代然忠義之名不朽者惟感遇詩傳于天下覽者得以觀子昂之蘊矣感遇詩見子昂本集

謁文公上方

野寺隱喬木山僧高下居石門月色異絳氣橫扶

疎

江掩詩絳氣下縈薄注絳氣赤霞氣也陶潛詩既

竊窺入風磴

磴都鄧切石梯

也陶潛詩既竊窺以尋壑

長蘿紛卷舒庭前猛虎卧

高僧傳僧惠泉戒行分明感虎求馴

遂得文公廬

按地志文公鹿苑峻在山半

俯視萬家邑烟塵對塔除

吾師兩花外

華嚴經世尊座天兩百寶蓮花青黃赤白間錯紛

十年餘長者自布金

文公不卜山十餘年富家長者自以金

底絕沙金沙布地四

塔道金銀琉璃波梨合成上有樓閣大

內典錄舍衛國給孤

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

居之十餘年

禪龕只晏如

龕尸舍切塔也陶潛詩屢空常晏如

大珠脫玷醫羽白

月當空虛

月或作日大珠白月論文公性之園明也佛書精進

日望已前為白月

甫也南北人

甫也自言其瓢蓬无定居也檀丘

蕪漫少耘鋤

謂其性也荒蕪不治也

父遭詩酒污

甫嗜飲好吟每多

何事忝簪裾

簪裾士大夫之冕服也

王侯與蝼蟻同盡隨丘墟

王侯雖貴蝼蟻雖賤畢竟全其天年委之丘壑也莊子列禦寇篇莊子將死弟子歌厚葬之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蝼蟻食奪

彼與此何願聞第一義第一義言其教無上也果武帝問達磨其偏也如何是至諦第一義又法筵龍象家當一義一義諦善知相諦善知差別諦又云善薩摩訶薩有十種回向卷云善薩住於初地又云一切法本來無生又云入一切法如虛空性是名得無生法忍是善薩第九善慧地又維摩經是女所願具足得无金篋刮眼膜殺切膜未各切元祖失明三年由泣誦藥師經見育者得視之言遂請七僧晝夜凡七誦經行道夜夢老翁以金篋治目刮去其膜三日復明濕盤經是經良醫即價重百車渠車渠字當作碑礫喻文公無以金篋刮其眼膜真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九看經明珠摩尼碑礫瑪瑙真無生有汲引茲理儻吹噓達本性譬如以金篋刮去眼膜所視豁然甫教文公以无上教開發甫性使悟無生之法其價之珍重不啻百車渠願文公无吝於教俾甫回向崇信生歡喜心以听其第一義問也

丈人屋上烏人好烏亦好李四劔外丈人丈人美李四也烏者人之所共思李丈既為人好愛其愛亦及

乎烏以人好烏亦好也詩正月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毛長傳富人屋烏所集也尚書大傳武王登夏臺以臨殷民周公旦曰臣聞之愛其人者愛其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憎其儲胥太公六韜孔叢子同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至于邢丘太公曰愛其人者及屋上烏惡其人者憎其胥餘人生意氣豁不在相逢早甫來射洪初接李達使若平生也北史李延壽序傳閻信謂李晚南京乱初定指言前年辛曰觀君儀貌豈是常倫古人相知未必在早南京乱初定指言前年辛丑之岁地月劔南東川節度使段子璋反五月崔光遠擊斬之也所向色枯槁色一作色遊子無根株物貴民困甫是以避地來梓州茆齋付堂草茆齋謂浣花之草堂東征下月峽荆州記巴楚也挂席窮海島謂將適吳楚也萬里須十金漢文帝贊百金以中人十則知為千百矣妻奴未相保蒼忙風塵際贈蹙騏驎萬里之行必須十金况風塵老志士懷感傷心胞已傾倒萬里之行必須十金况風塵始恐妻子未能相保是以贈蹙失勢而無人憫之者惟李丈志氣之土独懷感傷傾倒心腹不問相知早晚此甫所以有人好烏亦

好又有不在相逢早晚之句也

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

窶其矩切貧无礼也詩終窶且貧

筋力豈能及

曲礼老者不以筋力

為礼劉茂傳家貧以筋力致恭

征途乃侵星

乃一作復鮑照詩侵星逐早路畢竟逐前傳

得使諸

病入

甫以老年貧窶不免奔走以就樂上然筋力已衰非能追及于事况或侵星早行冒犯霜露得使諸病乘隙而入也

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傲裝逐徒旅

思玄賦占既告而

无悔子簡元辰而傲裝注傲始也

達曙陵險澁

曙常怒切曉也鄙人甫自稱寡道氣謂不能養氣配道孟

子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泰吾浩然之氣而莫動于心凡以有道氣也甫謂寡道氣在困窮之際不能獨立是以促裝而逐徒旅自夜達旦陵歷險澁之途豈然无病乎潘

清江轉山急

江為山所像也

僕夫行不進駕馬若維執

繫陸

詩繫之維之

汀州稍踈散

言岸行坦夷也

風景開快悒

謂物可開快悒之行色者也

空慰所尚懷終非曩遊集

雖此景物足以慰所尚之情懷論其得所終不若昔日太平京

師遊集也

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

亦難屢一作皆空今挹勝事

也茫然阮藉途所窮

魏氏春秋阮藉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輒

不可論途窮能無慟途至於東南西北了無定居安能免其揮淚乎

更灑揚朱泣

淮南子說林訓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也余謂甫遭窮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

地理志通泉縣

在梓州東南百三十里去縣十五里有佳山水詩號沈家冢坑甫至于此覽眺愛其山水而作是詩也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

說文日在午曰亭午遊氣高寨冬

温蚊蚋在

謂南地

人遠鳧鴨亂

謂行人

曾与曾同謝靈運過始寧墅詩山行重登

敬側出高岸驛樓

衰柳側縣郭輕煙畔一川何綺麗

謂沈家冢坑也

觀目一作目 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傷時媿孔父

昔孔子歷聘一君无父所鉤用蓋傷當時以干戈戰爭為事甫困於

夫去國同王粲 豈不同王粲去其國來作劉表甫去杜郭而遊蜀

人漢獻帝迁西京黎憂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嘗思歸國登樓作賦

有七哀詩云以京乱无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国云身遠適蛮荆

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嘆 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奔進士擢通

過郭代公故宅 郭震字元振以字顯奔進士擢通

品玄宗誅大平公主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

省獨元振總兵扈從事定宿中書省二十四日以功

封代 公 代公通泉

豪雋初未遇其跡或脫落 江淹賦脫落公

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氣森噴薄 或木以精

所歷終蕭索一聯在此下 石碣落見異人豈伊常情度 各度切

非是吳都賦噴薄沸騰 且昔豪雋之士多不拘小節所為皆脫畧時輩跌蕩不檢如代公

郭元振作尉通泉任俠使氣盜鑄及掠賣部中生口以餉賓客元

且昔豪雋之士多不拘小節所為皆脫畧時輩跌蕩不檢如代公

所不至其放蕩若此及一且為相忠直之氣噴 定策神龍後

薄雲漢於斯時始見異人非常情所能窺度也 元振領軍佐明皇定

宮中翕清廓 大策卒平公主之難宮中為之清廓也按趙子

標謂先天二年郭元振以兵部尚書復同中書門下竇懷貞等附

太平公主潛謀不順玄宗發羽林兵睿宗聞變登承天門樓元振

躬率元兵待衛奏上前二年詔誅竇懷貞無他疑也又謂神龍則中

位改元元去先二年凡八年而季者每疑之嘗論之曰太宗即

公主擅寵自中宗而末則禍胎生神龍而後知元振有功其間而失

劉幽求平韋庶人之乱此在神龍後乃知元振有功其間而失之

微此詩无以見 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既誅則君臣之

也餘見題許 俄頃辨尊親指揮存顧託 既誅則君臣之

間不宗得尊位父子之間玄宗得親傳 羣公有斬心色 玄宗之

元振相走伏外省蕭至中竇懷貞皆從逆 王宗正無削弱 當時王

獨元振總兵扈帝羣公視之得元慙乎 王宗正無削弱 當時王

不弱元振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象於凌煙閣 我行

之力也 迥出名臣上丹青照臺閣 象於凌煙閣 我行

得遺跡 跡一作趾遺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跡謂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得遺跡 跡謂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得遺跡 跡謂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得遺跡 跡謂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得遺跡 跡謂故宅也 池館皆疏鑿壯公臨事斷顧步

涕橫落 倉頡篇 頌也 陸機日出 精鬼凜如 在所歷終

蕭索高詠寶劍篇 武后索所為文章元振上寶劍篇后嘉

高詠之也寶劍歌曰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煙紅光紫氣俱赤然

良工鍛鍊凡幾年鑄作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差咨

歎奇絕琉璃玉匣吐蓮花錯落金銀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

得用逢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直結交遊

俠子亦曾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 神交付冥

淩古獄邊維復沉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王篇夢有六候曰正

漠 甫與元振道同志合故云神交列子周穆王篇夢有六候曰正

想神交唯我與子沈休文和宣城詩神交疲夢寐路遠隔思存南

史劉訂字彥度阮孝緒博季隱居不交當世計一造之即神交

觀薛稷少保書畫壁 薛稷薛收之從子好古博雅

虞世南 諸遂良 時人多宗其書 跡稷外祖魏證富國

圖藉多藏 虞稷舊跡 稷精模倣 結軀道 履當時无

及之者 人善畫 博採古跡 睿宗在藩 留意

文季除稷 太子少保 以黃門侍郎相 睿宗

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 自陝以東 周公召之 自陝以西

召公主之薛稷嘗為古風以美周召是有意於周召而立功名也按稷有

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云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以行見鄉邑秋風水

增波西望咸陽途日莫憂思多傳岩既紆鬱首山亦堪 惜哉功名忤

城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故客遊節向換人生知幾何 惜哉功名忤

切逆也 但見書畫傳 宗誅太平公主擅權竇懷貞附其黨稷與懷貞善立

年獄授初以文學召用泰決廢政自謂周召之功可立不意中間遭不測

之禍功名遠忤惟以書畫傳於世蓋為書畫之所掩也朱景玄畫斷薛稷

天后朝位至太保文章學樹名冠當時其書師褚河南時稱賣褚

得薛亦不落第西宗閣公秘書省有函鶴時號一絕曾旅遊新安

郡過李太白因留連書永安寺額兼函四方像一壁筆力瀟灑風

姿秀發曹張之亞也二妙之跡李翰林題贊見在又聞蜀郡多有

其西雀佛像 我遊梓州東遺迹涪江邊 涪扶鳩切水出徽

並居神品 畫藏青蓮界 青蓮界佛寺也梓州通泉縣有寺曰慈覺乃稷

也書入金榜懸 榜照晨光 仰看垂露女 後漢曹喜工篆隸

不崩亦不騫 騫騫也詩天 鬱鬱 三大字蛟龍岌岌相

纏岌及魚及切稷所書惠善寺碑三字字方徑三尺許筆畫雄勁

纏今在通泉縣慶壽寺聚古堂觀其所書三字之傍有顯顯纏

捧乃龍蛇 又揮西方變 謂西西方 發地扶屋掾 沈林文鐘
炭相纏也 多奇嶺千 慘澹壁飛動 到今色未填 填久也言
雲非一狀 壯觀薛之書 畫故云 壯觀也 郭薛俱才賢 不知百
載後誰復來 通泉 趙彥昭傳云 郭元振薛稷善郭元振傳云
後嘗會於 通泉耶 與稷彥昭同為 太學 豈郭與薛舊為同舍

通泉縣署屋壁後薛少保畫鶴

薛公十一鶴 因畫間見 誌今世所謂 薛稷八鶴 後人多効 比皆
寫青田真 地理志 處州青田 縣在州東南 一百五十里 永嘉郡
大便去 只餘父母 精白 畫色久欲 盡蒼然 獨出塵 詩超
越俗 如半天 朱霞 劉散 低昂各有 意 或梳翎 或反喙 或唳 天
矯一昂 皆有意態也 磊落如長人 昂然君野 宿在雞 群佳此志 氣遠

豈惟粉墨新 崔之磊落 比之賢人 無塵俗 氣象甫奇 威遲
白鳳態 秋胡詩 行露 正威遲 禽經 青風 謂之鶉 赤風 謂
倉鷓鄰 崔之飛騰 一舉 萬里 比之君子 進用 不以 勢力 森然 君
道則見 君子之 德似之 倉庚 不遇 聲音 高堂未 傾覆 幸得
慰佳賓 幸一作 常 蜀都 賦置 曝露 墻壁 外終 嗟風 雨頻

赤霄有真骨 恥飲滂池津 喻賢者在 朝可使 廟堂 安固 而
于外 此雁 兩所以 飄而 高堂 顧覆 無日 矣甫 託意 記賢 者蓋 食
君之 祿時 不用 賢之 咎也 劉子 鴻鵠 高飛 不集 滂池 王子 年拾 遺記
周昭王 時塗 脩國 獻亦 鳳丹 崔各 一雄 一雌 以渾 臯之 粟飼 冥
之以 落溪 之水 飲之 鮑昭 崔朝 戲于 芝田 夕飲 于瑤 他
冥任 所適 脫畧 誰能 馴 豈非 崔羣 脫畧 塵俗 之比 乎世 說

支遁 道林 人有 遺其 雙崔 者道 作耳目 近玩 子遂 使飛 去
曰既 有凌霄 之姿 何肯 為人
陪王 侍御 同登 東山 最高 頂宴 姚通 泉晚

攜酒泛江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大丘美姚公之為政也世

一時候袁紹問曰卿家君任太丘遠近稱之何所履行元方曰

老父在太丘強者緩之以德弱者撫之以仁恣其所安久而益敬

紹曰孤往者嘗為鄴令正行此事不知卿家君法孤

孤法卿父元方曰周公不師孔子孔子不師周公

邑中上客

有柱史柱史美王侍御執筆為周柱下史多暇日陪總馬

動者也昔老聃嘗為周柱下史

遊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東

山高頂羅珎羞下顧城郭銷我憂南陪王侍御會宴東

山也王粲登樓賦聊

假日以銷憂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綵舟姚通泉晚

也笛聲憤怨哀中流漢武秋風辭携佳人兮不能忘橫中流

多哀情妙舞逶迤夜未休委蛇同灯前往大魚出

荀子勸學篇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夢弼

聽曲低昂如有求謂自此已上既陳宴樂之興故下章遂有

警戒之辭蓋樂極則維之以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

悲也樂不可過詩人戒之

覺船重西京賦取樂今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

日違恤我後

色不動左思詠史詩請公臨江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

頽謂四座賓

歸人生歡樂豈有極無使霜露沾人衣露一作過詩曰

深淵蓋臨淵之訓不可違也况醉言掃則不至伐德歎會之情

豈有終極但君子能節之以禮則無咎詩人多以霜露喻禮霜露

漁陽

漁陽突騎猶精銳此指雍王所統之兵也昔光武克邯鄲謂

之又謂景升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

可言耶蔡邕嘗曰冀州強弩幽州突騎天下精兵

都節制都一作前資治通鑑猛將飄然恐後

月以雍王封為天下兵馬元帥

時本朝不入非高計雍王總統九節度之兵收復兩京討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平祿山祿山已平賊黨相率降恐

後時為朝廷討故宜入其土地更擇賢者以鎮守之斯可矣奈何
不入其土地後以盧龍等節度授藩鎮是以李懷仙朱泚之徒得
以崛起肆為不順終唐之世藩鎮強朝廷弱故南為之痛惜故世
按編年通載寶應元年十月雍王造大敗史朝義將以汴州降十
一月薛高等皆以五州降是歲公在梓州聞雍王之勝尚聞河北
猶未有入朝者故誥諭諸將因飄然而來已為後時而乃不入本
朝豈高祿山北築雄武城舊防敗走歸其營繫書
計乎

黃河二首

魯仲連傳繫書約

請問燕者舊

魯仲連傳繫書約

今日何須十萬兵

山謀借叛為自固計築城于范陽号雄武峙兵聚糧防敗則守之
及一旦戰敗死於慶緒之手果何費十萬兵攻取之乎則知地利
非人和莫與守之雄武果不可恃以自
固也此詩譏當時不能經畧全燕也

黃河北岸海西軍推鼓鳴鍾天下聞鐵馬長鳴不

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謂吐蕃入寇也黃河之北大海之
西則河北一帶之州郡也此言推

鼓鳴鍾體勢如此至使胡人動成羣
而來斯乃罪其不能致力以禦之也

黃河北岸是吾蜀北一作南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眾
庶戴君王混一車書弃金玉吾蜀謂嚴鄭公軍當狗之戰
也此憫蜀人困於侯綸而終
之以願君王務本而無後
靡蓋金玉非五穀之比也

中夜

中夜江山靜危樓望北辰望北辰而思君長為萬里客有媿

百年身鮑照詩爭年萬里故國風雲氣故國謂長安也雲

臣會聚甫家長安今客居蜀有萬里
之遠故望風雲之氣有所感傷也高堂戰伐塵謂杜陸舊
盧為寇所嗟爾太

平人公追思而傷及昔為
平之人皆被此禍也

廣德元年癸卯春在梓州之綿之閣復歸梓州所
作是歲召補京兆功曹不赴

春日戲題惱郝使君

使君意氣凌青霄北山移文千憶昨歡娛常見招細

馬時鳴金驀裊驀於交切裊於了切馬名時遣馬佳人屢

出董嬌饒董嬌饒名妓也東流江水西飛燕可惜春

光不相見憶昨郝使君見招之後當此江水明媚燕子西來春

府東飛伯勞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杜公願携乃王趙兩紅

顏王趙亦再騁肌膚如素練通泉百里近梓州請公

一來開我愁請一舞處重看花滿面樽前還有錦

纏頭宜聘召王趙二妓來相慰無吝錦纏頭以賞樂耳甫之

皇帝宴于清元殿自擊羯鼓曲終戲謂不姨曰今日請一纏頭乃

出三百萬為一局又開元時富人王元寶富而無文采嘗會賓客

明日親友問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視屋椽良久曰但費錦纏頭爾

絕句

江邊踏青罷回首見旌旗風起春城暮高樓鼓角

悲唐李綽歲時記三月上巳始有錫宴犀

鄴城西原送李判官兄武判官弟赴成都

府鄴一藉切縣屬屬梓州

憑高送所親久坐惜芳辰遠水非無浪他山自有

春野花隨處發官柳著行新官一作妖天際傷愁

別離送何太頻甫與二判官于情最親臨此送別言其如此

兄弟不得同賞以至野花官柳觸目不能无傷感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一作兩同

劍外忽傳收薊北薊居剌切代宗紀廣德元年正月甲申史朝義死南南其將李懷仙以弟田承

嗣以魏降考之于傳寶應元年二月丁亥賊將薛嵩以相
衛洛邢丁酉張志忠以趙定深 易降時河南河北平

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

狂卷與捲同讀書之際聞已收前北得妻子自白日放歌

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

襄陽向洛陽甫自注余田園在東京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却少壯跡有但羈

棲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鞀鞀與鞀同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鞀小者謂之應

纂要應鼓日鞀鞀樂記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聽鞀聲思將帥之臣

古詩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居堂南言久安羈棲今日登樓所見景物如此不能无所感也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春一作風故園指洛陽也戰場今始

定謂河之南移柳更能存更一作豈移音移甫思故園之春本更疑辭也年雅擇木

唐隸核郭璞音義似獸蜀交遊冷思吳勝事繁昔張翰守

白楊江東呼夫投守於洛及秋風起忽思吳尊羹鮪魚之與遠應須理舟楫

弃官歸甯既厭蜀欲適吳楚故有思吳之句

長嘯下荆門表山松宜都山川記南崖有山名荆門北崖有山名虎牙二山相對有象門焉

范郎中季明

泛江送魏十八倉曹還京因寄岑中允參

遲日深江水江一作春詩春日遲輕舟送別遙帝鄉愁緒外

春色淚痕邊見酒須相憶將詩莫浪傳甫自負其詩如此

若逢岑與范為報各衰年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為後會知

何地忽慢相逢是別筵不憤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唐劍南道禹貢梁州之域

泛江送客

二月頻送客東津江欲平烟花山際重舟檝浪前輕淚逐勸盃落漢李陵別蘇武詩對酒不能酬正此意也愁連吹笛生馬融賦序融善吹笛獨卧鄱陽郭鄱陽郭中有洛客離筵不隔日離筵謂祖席也那得易為情

上牛頭寺

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郫縣南二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上有長樂寺樓閣煙花為一方之勝槩

青山意不盡袞袞上牛頭無復能拘礙真成浪出游花濃春寺靜竹細野池幽何處鶯啼切移時獨未休

望牛頭寺

牛頭見鶴林崔靈即靈梯逕幽林一作秀麗春色浮山外一作浮天河宿殿陰宿一作沒言殿傳燈無白日謂長

所照夜而白日亦有燈故云無白日也或謂魏李騫在劫至梁同泰寺至客王克舍人質李友及三僧引接至佛國中佛有批板筆者僧謂驚曰此是尸頭專記人事舊曰便是僧之董狐僧復入佛堂前有銅鉢中法謂能破暗也布地有黃金有口室池底純

大祖相傳之法故云傳燈也

以金沙布地四邊皆道金銀琉璃合唐內典錄舍衛國
給孤長者側布黃金買祇陀太子園建精舍諸佛居之十餘年矣
休作狂歌老回看不住心不住心言心不着相也金剛經云
心退死因果

上兜率寺兜率天切梓州圖經兜率寺在鄭縣南晉

淨飯王宮摩耶夫大部右脅而生

兜率知名寺真如會法堂曹溪六祖慧能序金剛經云世

滅相濟浪諸趣未到江山有巴蜀謂自有巴蜀棟宇自齊

真如之地並是此岸梁言寺創於齊庾信哀雖久南托言久客可哀也庾信嘗作

解而身竄何顯好不忘南托言故至為人好詩所謂在彼

荒谷也求南陽襄鄉人少感友人之義為虞偉高復父仇與陳善李膺善

遂為官者所陷乃亡匿汝南山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表

紹慕之私与往來結為奔走之友時党錮事起多離其患顯私入

洛陽從紹求為援救或謂何顯疑作周顯何乃党錮之徒周常奉

佛食菜攷之南史何顯字彥倫音辭辯麗長于佛理然按集岳麓
道林二寺行又有何顯與孤之句說者又曰南言身已流寓有
庾信之哀矣而哀愁之中不忘且欲上慈航清涼禪師序般若經曰般
交好也何顯者有救之之心矣白牛車遠近經譬喻品有大
白牛肥壯多力以駕三車蓋喻大乘也

望兜率寺

樹密當山徑江深隔寺門霏々雲氣重屈原九章雲
閃々浪花翻紅道賦寒光不復知天大空餘見佛尊
時應清盥罷隨喜給孤園前注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四

嘉興曾日
建安蔡

嘗編次
夢弼會箋

廣德元年癸卯春在梓之綿之閭復歸梓所作

數陪章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

曲二首以贈章或作李梓州非是
蓋後有陪留後也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舫江清歌扇底妓者以扇自障而歌謂之

歌扇晉中書令王珉好捉白團扇其侍人謝方歌之因以為名南齊丘巨源詠七宝畫團扇詩請躬迎嬌態隱映含歌人何孫草人

河畔草詩歌野曠舞衣前玉袖凌風並梁簡文詠內人

遊掩團扇金壺隱浪偏競將明媚色偷眼艷陽天天或作年南

其美色偷眼瞻視春光以爭相勝之意鮑昭李劉公幹休詩朔風吹朔雪千里度隴山集召瑤臺裡充舞兩楹前茲辰自為美當避

杜工部草堂詩箋卷之二十四
上客回空騎佳人滿近舫
江清歌扇底
數陪章梓州泛江有女樂在諸舫戲為艷曲二首以贈章

艷陽年艷陽桃李
節皎潔不成妍

白日移歌袖青霄近笛床翠眉紫度曲

前漢文帝自度曲臣

璣曰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當先古詩渡曲翠眉抵

雲鬢賞儼分行

行戶即切列也

芙蓉髻雙鬢如浮雲

立馬千山暮迴舟一水春

述異記香水在

并州香山其水香潔浴之去病吳故宮有

使君自有嬾

李持州及

江有女樂故甫用羅敷詞以戲之崔豹古今注即卽有美女性秦

名羅敷為邑人王仁妻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

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作陌上桑之歌以

自明歌曰日出東南隅照見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言名羅敷羅

敷善蚕作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純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

中明月珠綠荷為下裾紫綺為上襦觀者見羅敷下担將脫鬢少

年見羅敷脫巾看嘆頭耕者忘其耕鋤者忘其鋤歸來相喜怒但

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者遣吏問此誰家姝秦

氏有美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未滿十五頗有餘使

君謝羅敷寧可共戴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嬾羅

敷自有夫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以識夫婿白馬從驄駒素

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間鞆鞞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吏二

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車為人潔白暫髯

頗有鬚盈盈公府步丹府中趨坐中教十千皆与夫婿殊莫學

野鴛鴦

古今注宛水鳥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登牛頭山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春谷遠含

風春一作山兵草身將老關河信不通謂吐蕃犹殘教行

淚忍對百花叢

陪章梓州王閬州蘇遂州李果州四使君

登惠義寺地志惠義寺長平山鄠縣北章侍御同餞嘉州崔都督有曰前驅入室地祖帳飄金繩

春日無人境虛空不住天無人境不住天皆言惠義寺也釋書有不住天常在相不住者

言无著者也 鶯花隨世界樓閣倚山顛倚一作寄釋名山頂日顛遲

暮身何得言衰老而无所得也登臨意惘然誰能解金印所四

使君也昔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隻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

送何侍御歸朝

王彥輔云章梓州泛舟送章或作李

舟楫諸侯餞

言章梓州作泛江之祖筵也

車輿使者歸

使者行旆謂何侍御歸朝

也山花相映發水鳥自孤飛春日垂霜髮天隅把

綉衣

前漢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綉衣持斧督課郡國

故人從此去

去一寥落寸心違

江亭送眉州辛別駕昇之

得蕪字

柳影含雲幕江波近酒壺異方驚會面終宴惜征途

沙遠低風蝶天晴喜浴鳧別離傷老大意緒日荒蕪

歸雁

東來萬里客亂定幾年歸腸斷江城雁高日正北飛

短歌行送邛州錄事

一作送歸合州因寄蘇

使君蘇使君甫故人也為合州刺史邛州錄事將歸合州故甫作是詩以送之兼寄蘇使君也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何

寂寥一作勸君有長才不負賤

孔子曰後生可畏錄事以少

為寂寥無聞然有才如陳平不教於貧賤也陳平傳張負曰人固有好美如平而長貧賤也

君今起拖春

江流拖徒可切進船木也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為達書賢府主

為于偽切指言合州暮使君也江花未盡會江樓

惠義寺園送辛負外

朱櫻此日垂朱實

永徽園經櫻桃洛中者勝深紅色曰朱櫻明黃色曰蠟櫻

郭外誰

家負郭田員寄也萬里相逢貪握手高才仰望足離筵

又送

雙峰寂々對春臺萬竹青々照客盃
連侵坐軟殘花悵望近人開同舟昨日何由得並
馬今朝未擬迴直到綿州始分首江邊樹裡共誰來

涪江泛舟送常班歸京得山字

後漢志廣漢有涪涪江在今射洪縣

追餞同舟日傷春一水間春心飄零為客久衰老
羨君還花雜重樹雲輕處々山天涯故人
少更憶髮毛斑

涪城縣香積寺官閣涪城梓州縣名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
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々浴鳧飛

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題玄武禪師屋壁今梓州中江縣即古玄武縣也

何年顧虎頭名畫記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晉陵无錫人多才氣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絕妙曾於瓦宮寺北殿畫維摩詰畫說光照月餘或曰顧愷之嘗為虎頭將軍或曰愷之癡絕因號虎頭餘見許拾遺詩注
瀛洲瀛洲作滄赤日石林氣青天江海流
錫飛常近鶴

圖經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鶴道人欲之同請於梁武帝帝以二人俱有靈通而不敢決俾各以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古某以鶴止處為記誌公云某以卓錫處為記已而鶴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空中錫飛聲驚從峯半誌公之錫遂卓於山麓道人懌然以前言不可食乃各於所識之處
築室焉今之三祖寺靈仙觀即其故地也餘見前杯渡不敬馬
鳥高僧傳朱靈期使高麗還值風飄至一洲見一寺有石人靈區明竭誠懺悔乃為真人因以鉢與杯度度得鉢直入雲還接得之云我不見此鉢乃四十年矣又高僧傳杯渡者不知其名姓常乘木柁渡河因以為名焉不修細行不甚精持飲酒食肉与俗人不殊常寄宿一家有金像求之不得乃竊去主人追之之孟津浮不柁渡河輕疾如飛事又見傳灯錄列子黃帝

好漚為者每從似得廬山路東晉釋惠遠廬山記山在尋陽之遊借用此意真隨惠遠遊昔陶淵明與廬山隱道潛居其下因名廬山杜甫因觀畫壁之趣以得廬山之路真可以尋惠遠大師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張彥遠歷代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猶子也多材藝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朱景玄畫浙江都王有畫元宗潞府十九瑞圖實造極元將軍得名三十載也三樊作四將軍即曹霸未敢定其品格魏世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人間又見真乘

之後髦畫稱魏世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人間又見真乘

黃乘黃神馬也昔黃帝乘之以上昇人間不識其狀今因曹將軍之畫乃獲見其形之真也曾貌先帝

照夜白貌莫角切貌人類狀下同先帝指玄宗也畫斷玄宗內既於沉香亭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王華驄照夜白賞牡丹命圖寫之又曰陳義馮紹正曹霸鄭虔皆善繪畫龍池十日

飛霹靂玄宗嘗有馬名照夜白命曹將軍畫其形以為圖十日龍池在南內內府殷紅馬腦盤殷烏閉切盛也天子以賜之也婕

好傳詔才人索婕即葉切好女諸切婦官也婕好才人皆官人復索取盤賜將軍拜舞歸一作益言曹將軍得軍畫馬而才之以進也輕純細

綺相近飛釋名純煥也細澤有光貴戚權門得筆跡

始覺屏障生光輝或得其筆迹以為屏障甚為榮也昔

日太宗拳毛騮騮古華切唐太宗平竇建德時乘什伐赤平王世充時乘特勤驃平宋金剛時乘飄露紫平東都時乘拳毛騮平

節度使李懷光所貢額高九尺毛拳如鱗頭鬃鬣真虬龍也每九花故曰九花亦曰獅子驄今之新圖有二馬蘇鶚雜編郭子儀收復京師上命御馬以九花虬腸之九花虬即范陽

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

言曹將軍圖此拳毛騮師子花之二馬識者歎其神妙然此馬一可以敵萬雖畫之縞素之上而有可開拓沙磧之能度也

餘七疋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

楸音秋美木也莊子馬蹄篇馬蹄可楸間以踐霜雪曹植名都篇走馬長楸間

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

昔漢武帝有九字道林嘗養馬曰借問苦心愛者誰借資後有韋諷前

支遁畫馬皆苦心之所愛矣

憶昔巡幸新豐宮

三輔太上帝后樂入關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為新豐後漢志京兆治長安新豐有驪山杜預曰古驪戎國韋昭曰戎來居此山故號驪戎唐書志新豐

翠華拂天來向東

天子有宮在驪山下咸亨二年始名溫泉宮

騰驤磊落三萬匹皆與此

圖筋骨同

玄宗常以每年十月巡幸驪山新宮王毛仲以廐馬一萬分為教隊每隊皆一色相間錦綉与此圖無以

自從獻玉朝河宗

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也

復射蛟江水中

前漢志元封五年武帝自尋陽浮江親射蛟

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

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

龍媒去盡鳥呼風

玄宗已葬於金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

國步謂君之卒錯動止安危縈辱之所繫

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

致祿山之亂萬方困於賦役故哀

聲嗷嗷也詩鴻
十載供軍食自廣德二年逆數至天庶官

務割剥不服憂反側十年之間兵不得休割剥愈甚下民皆

乎誅求何多門謂斂取非一端也賢者貴為德晉作賢俊愧為

望於韋貴以仁德撫下也韋生富春秋顏師古漢書音義洞徹有清

識操持紀綱地職林紀綱亦喜見朱絲直鮑照白頭吟

當今豪奪吏當今晉作因循管子凡輕重散斂以時自此

無顏色韋生持守紀綱如琴絃之直俾豪必若救瘡痍瘡

困傷也喻百姓先應去蝥賊蝥莫交切蝥賊害苗喻害民之吏也詩

根曰蝥食葉曰騰食日蝥食葉日騰食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

政慰我深相憶甫欲韋公去除貧吏以有救恤庶幾民安反

望于樹立
佳政故也

陪章留後惠義寺餞嘉州崔都督赴州

中軍待上客中軍謂主將也時章尋擢東川節度使故去中軍

客皆躡朱履今肅事有恒恒胡登切常也又也言章尋持軍令前

驅入寶地謂惠義寺以七寶為地詩伯兮伯也執設祖帳飄

金繩祖謂餞行也疏廣傳故人邑子設祖道俱張顏師古曰祖

道故後人以為行神也又風俗通按禮傳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

遊舟車所至足迹所逮莫不窮覽故祀以為祖伸祖徃也法華經

國名離垢琉璃為地有入交道黃金為繩南陌既留歡謂先會飲茲山亦深

登茲山即惠義寺謂清聞樹杪磬遠謁雲端僧回策

匪新岸岸樊作崖策謂杖也新岸謂即所攀仍舊藤南既

都督杖策而回復從舊路攀耳激洞門颺目存寒谷冰出

塵悶軌躅言居山間蹤跡幽閑非畢景遺火火蒸

此寺以避暑氣也鮑明遠詩永願坐長夏將衰棲大乘南
侵星赴早路畢景遂前傳以
衰老之年欲棲心於大乘也釋氏有大乘有小乘如來謂之大乘乘
乘教羅漢謂之小乘教法華經決定諸大乘又佛自甘大乘羈
旅惜宴會謂惜艱難懷友朋勞生共幾何莊子勞我
生幾何魏文帝詩對以生又人
酒當歌人生幾何離恨兼相仍

梭拂子

梭拂且薄陋豈知身效能不堪代白羽語林諸葛亮

揮三有足除蒼蠅蒼一作青按唐書明皇以李林甫代張九

其志云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白羽為物可以驅蠅為

由所用九齡自喻也梭拂其質薄陋雖不堪代白羽猶足以驅除除

蒼蠅時林甫以瑣陋之材而代九齡其熒熒金錯刀古者以

材能至無用於朝廷曾梭拂之不若乎熒熒金錯刀金錯刀

錯鏤其文或謂之刀布後世用錢代之張平子四愁詩美人贈我贈我

金錯刀李善注引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云寶郎中遺仲叔仲叔

云詔賜應奉金錯把刀續漢書班固與弟超書云寶郎中遺仲叔仲叔

金錯半垂刀一枝前漢食貨志新室更造錯刀以黃金錯其文一一

刀直五千此熒熒金錯刀乃指佩刀也按集有對雪詩云金錯囊囊

徒罄乃謂錢刀以金錯之也有虎牙行詩云金錯旌竿蒲雲直謂直謂

以黃金為器皆謂之金錯擢擢朱絲繩朱絲繩乃中琴瑟之

絲非獨顏色好亦用顧眄稱絲繩二物非特以其金朱

之好顏色以為玩物耳皆以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啞啞

利用而係乎人之顧眄也吾老抱疾病家貧卧炎蒸啞

膚倦撲滅啞子答切字當作嗜齧也莊子天賴爾甘服賴爾甘服

膺則中庸回之為人也得一善物微世競弃義在誰肯徵徵

三歲清秋至未敢闕緘滕搜拂為物雖微有義理在蓋

徵信其義而競弃之甫傷清秋廢置不用不敢怠於緘藏巽其他巽

時之復用然搜拂微有功於人猶護惜之况白羽其可奪於秋氣奪

一弃而不復顧藉乎所以傷九九絕域長夏晚寓于梓州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棧

陪章留後侍御宴南樓得風字

絕域長夏晚寓于梓州茲樓清宴同朝廷燒棧北棧

指三秦同宴南樓而望長安鼓角滿天東天東指兩河言中

也昔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原兵火也滿一作

漏梁益記漏天在雅州之西有窮峽原兵火也滿一作

開山高谷深陰晦常雨故名漏天原兵火也滿一作

故以彘比霍去病也去病為驃騎大將軍上為治第令視之仍

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又曹子建曰將軍之第亦嘗食膳仍

騎御史駟甫因叙騎章彘之馬故以彘比桓典也桓典拜侍

驄馬御史按集有冬狩行本無丹竈術江文通別賦華陰上

云使君五馬一馬驄是也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

方堅駕鶴上漢驂鸞騰天暫遊萬里少別十年那免白頭翁

寇盜狂歌外形骸痛飲中野雲低渡水簷簷雨細隨

風出號江城黑夜搏號令此節題詩蠟燭紅言夜宴明

也此身醒復醉不擬哭途窮甫言飲酒則如阮藉而哭窮

阮藉率意獨駕不由路徑車轍所窮輒慟哭而反

臺上得涼字

改席臺能迥謂自南樓移留門月復光雲霄遺暑

濕臺高矣如在雲霄之山谷進風涼老去一杯足晉張

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誰憐屢舞長詩賓之初筵何須把官

燭謝承後漢書巴祗為揚州刺史與客坐閣下不然官似惱

鬢毛蒼

對雨

莽莽天涯雨江邊獨立時不愁巴道路指言梓州也

巴矣按集公於梓州九日寄恐濕漢旌旗時回紇恃切欲入

嚴大夫詩無路出巴山是也關中復遭汗辱也雪嶺防秋急雪嶺在松維州之外即西山

故急繩橋戰勝遲蜀地志繩橋在天彭岷江湍急不可西

戎生舅禮未敢替恩私唐吐蕃傳吐蕃本西羌屬散處河

日普號君長贊普正觀文成公王景龍金城公主皆下嫁其國贊
普曰我與唐舅甥之國爾雅釋親妻之父為外舅謂我舅者吾謂
之甥唐制贊普奉表言甥今甫望其感甥舅之禮而勿背焉

警言急

時高公適領西川節度使按漢光武紀邊方備警急

才名舊楚將

適先除淮南節度使故言舊楚將

妙略擁兵機

以美適之善兵法也

玉壘雖傳檄

玉壘山名說文檄一尺書也傳檄言吐蕃入寇檄書相聞也

松州會解圍

松州在西山正指吐蕃考之唐書適代崔光遠為西州節度廣德元年吐蕃取隴右適率兵出南鄙欲牽制其力既無功十二月遂士松維保三州及雲山城按和親知計拙公主漫無歸永公詩乃作於未亡之前也

王命

青海今誰得西戎實飽飛

西戎本甥舅之

漢北豺狼滿巴西道路難

血埋諸將

北

甲

骨斷使臣鞍

謂行役之勞也使臣指李之芳崔倫也按唐書及通載肅宗凡八年吐蕃

使數來請和帝雖審其詐姑務紓患乃詔郭子儀肅華裴遵慶等與盟寶應元年寇秦成渭明年使李之芳崔倫往聘吐蕃留不遣破西山合水城又取蘭河鄯洮等州又破邠州
牢落新燒棧
入秦天子幸陝十二月又陷松維保三州
皆張良說高祖燒絕棧道今之閣道是也
蒼茫舊築壇
時雍王貽為兵馬元帥郭棧道今之閣道是也
委之子儀則舊築壇指郭令公也昔深懷喻蜀意
漢王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
如有喻
望王官
時段子璋反於東川高適與崔光遠追巴蜀
女腕取金音故蜀父老怨之以望王官之至也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
民苦於征役故哭也
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
梗古杏切木名甫自言也旅寓
枚有荷戈
荷胡我切負也周官有銜枚者止言語譁囂欲令敵人不知

其來也救狀如著橫樹之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何

倦夜

竹涼侵卧内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

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師曠禽經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上衆鳥曰集又曰

凡鳥朝鳴曰朝夜鳴曰夜林鳥以朝朝水鳥以夜夜今林棲之鳥多朝鳴水宿之鳥多夜叫故此詩題曰倦夜而有是句也按龍龕

手鏡夜音夜萬事千戈重裏空悲清夜徂甫有感時之志而傷其徂清夜於伺房

對明月以白照徂清夜於伺房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尚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為客

情愁歸高鳥過古詩望雲慙高鳥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

何由見兩京歸一作窺

有感五首

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勞聖主何以報皇

天白骨新交戰雲臺舊拓邊言新戰之兵方橫白骨將帥必有意於拓邊而功未

立其在雲臺畫像議功者則是舊拓邊之功也乘槎斷消息無處覓張騫槎與查同

比言遣使和吐蕃未還未知息兵之期所以用張騫乘槎為喻也按漢書張騫窮河源言其奉使之遠即無乘槎之說張華博物志

近出有人居海上每年八月見海查來不失期多資糧乘之到天窮河原乘查而去予按宗懔既引博物志而博物志不言

張騫則宗懔之訛可知矣今子美之詩亦承襲之訛歟

幽薊餘蛇豕蛇豕作封餘蛇豕於幽薊謂今歲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雖滅而未有臣服者也左氏傳吳為封豕

長蛇吞食上國乾坤尚虎狼謂盜賊充斥也諸侯春不貢使者日相

望望協音忘董仲舒傳使者冠蓋相望慎勿吞青海戒之以無事西羌也無勞問越

裳戒元以無事於東吳也大君先息戰歸馬華山陽書武成為偃武修文歸馬

於華山之陽

洛下舟車入天中貢賦均言史朝義滅道路亦不阻絕矣故舟車入而貢賦均焉此指言

長安特用洛陽為天地之中而貢賦均焉為論也按禮天官惟王建國佐周公營巴於土中使居洛邑治天下謂之地中天地之所

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日聞紅粟府肉前漢大倉之粟所

待翠華春言賜予之厚實翠華之春和氣莫取金湯固謂無恃城池有

盜賊本王臣如金湯之固也長令宇宙新當洗滌妖氛而不過行儉德

丹桂風霜急青梧日夜彫由來強幹地光武紀丁恭

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宋均傳均族子意為尚書肅宗性寬仁而親親之恩篤故叔父濟南

中山二主及諸昆弟並留京師不遣就國意上疏諫曰春秋未

有不臣朝受鉞親賢往受鉞者授之以節而使之受所以

地廿



年代宗既即位五月以雍王造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

為天下兵馬元帥郭子儀副之卑宮制詔遙終依古封建

依謝作豈獨聽簫韶蓋勸朝廷非特任元帥而已終以封爵

聽簫韶之樂豈獨聽簫韶建國之制待夫同姓而為天子者豈特

宴樂而已乎胡滅人還胡一作盜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縊死爰

胡滅人還亂自天寶十四載迄廣德元年而安史滅矣兵

殘將自疑謂如僕固懷恩以疑而也登壇名絕假昔漢王以

將軍乃登壇而拜之今言名絕假則真拜之非特假報主爾何

節而已此言諸將蒙寵如此故責以下句之報王也報主爾何

遲報主一領郡輒無色之官皆有詞不樂外郡故公有無

色有詞願聞哀痛詔西城傳漢武棄輪臺端拱問瘡痍

送元二適江左亂後今相見秋深復遠行風塵為客日甫時避亂江

海送君情謂元適江左也晉室丹陽尹東晉江左以丹為重重任

比公孫白帝城昔公孫述自立為天子更魚復曰白帝城
經過自愛惜取次莫論兵謂元堂應孫

章梓州水亭時漢中王兼道士席謙在會同用荷
觀道士席謙奕芬第一品按唐實家小堂圖有肅明

城晚通雲霧亭深到菱荷吏人橋外少秋水席邊
多近屬淮王至漢中王瑤開元皇帝猶子汝陽王高門薊

子過薊子訓有神異之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向慕之後因道
去荆州愛山簡以山簡比章梓州也襄陽記峴山南習郁大

襄陽唯酒是耽習氏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輒
醉時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醉而
知吾醉亦長歌再謂吾醉亦效襄陽童兒而為歌矣

章梓州橘亭餞成都竇少尹得凉字新

秋日野亭干橘香玉杯錦席高雲涼主人送客何

所作佐音行酒賦詩殊未央衰老應為難離別

離讀難讀賢聲此去有輝光預傳藉之新京尹青史無
勞教趙張數所具切計也漢趙廣漢張敞當為京兆尹

送陵州路使君赴任

王室比多難此毗至切近也荆公作高官皆武臣時方
幽燕通使者時安史之亂方平岳牧用詞人美

使君國待賢良急君當拔擢新佩刀成氣象晉書
高刺史有佩刀相者曰以三公可服度乃贈別駕王

出風塵使君自吐蕃之亂路戰伐乾坤破言土地瘡
瘼府庫貧言軍用眾寮宜潔白萬役但平均其為政

可謂贈人
以言矣
霄漢瞻佳士
指路便君其為太守自泥塗去在此
身用自秋天正搖落
月令季秋之月草木黃落
回首大江濱
自梓暫往閬

九日

去年登高鄆縣北

鄆縣在梓州郭之縣也按集公有九日登梓州城詩

今日

重在涪江濱

涪音浮寰宇記涪江在射紅縣西二百里然梓州又有涪水縣乃涪水所經也

苦遭

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

鬱久為

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却憶十年事

自廣德元年推而上之十

年乃天寶十三載也

腸斷驪山清路塵

驪山在臨潼縣即明皇之華清宮故子美感時追懷而痛傷之

薄暮

江水最深地

最深舊作長流此指蜀江南客居之地也

山雲薄暮時寒花

隱亂草

花當春盛寒花已非其將南自比衰年也

宿鳥擇深枝

鳥之志在舊飛而乃擇枝而宿

甫自比其無飛騰之志也

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

因感時而思長安之故鄉也

人生不再好髮髮白成絲

作白一作自

薄遊

浙：風生砌

謝惠運詩浙風

團：月隱墻

班婕妤詩團似明月

遙空秋雁過

遙舊作蕭

半嶺暮雲長病葉多先墜

寒花只暫香

巴城添淚眼

作眼或作月

今夕復清光

客夜

客睡何曾著

著張

秋天不肯明入簾殘月影

作入捲

高枕送江聲

南此二句正旅中睡不著

計拙無衣食

途窮仗友生

詩伐木維有兄弟不如友生

老妻書教紙應悉未歸情

客亭

秋窗猶曙色木落更天風天一日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弃物老病已成翁成一作衰多少殘生事飄流似轉蓬

閬州東樓送奉送十一舅往青城縣

曾城有高楼淮南子曾城九重制古丹腹存書梓材既成朴闕惟其塗丹腹注謂塗以漆舟以

而無人世暄小樓乃是送客之所雖有車馬往來而去城市相遠故无喧詳也陶潛詩結芦在人境而无車馬喧

遊目俯大江列筵慰別魂是時秋冬交節往顏色昏

天寒鳥獸伏伏一作休謂天寒鳥獸尚得

霜露在草根謂時屬万物歸根也前漢五行志傍人依刑茲謂移賊其事在草根土際今我

送舅氏詩渭陽我送舅氏萬感集清罇謝靈運詩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豈伊

山川間迴首盜賊繁高賢意不暇王命又崩奔臨

風欲痛哭声出已復吞當萬物歸根之時而舅氏未能室度尚往青城是以使我對酒不能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世說顧愷之字長康從會稽還人問山川之美顧云千岩競秀

復久此生何太勞穷愁但有骨謂穷愁而瘦也羣盜尚如

毛謂羣寇尚多也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范曄傳道賈曰范曄

袍以沙頭暮黃鵠失侶亦哀號亦一作目言人別而哀矣

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王閬州送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復久此生何太勞穷愁但有骨

毛謂羣寇尚多也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

袍以沙頭暮黃鵠失侶亦哀號

雌雄相失哀鳴相號

王閬州送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

復久此生何太勞穷愁但有骨

放舡

送客蒼溪縣

唐志倉溪屬閬州

山寒雨不開直愁騎馬滑

故作泛舡迴

青惜峯岫過黃知橘柚來

抽余較切言舟行湍移景

物如畫雖速而不言速也左太冲蜀都賦家有橘柚之園

江流大自在坐穩興慙哉

夜

絕岸風威動寒房燭影微嶺猿霜外宿江鳥夜深

飛獨坐親雄劍前注哀歌嘆短衣

齊威歌曰南山祭白石爛短褐單衣適至爵

煙塵繞閬闔

謂吐蕃陷京師也禮樂志游閬闔注天門也

白首壯心違

送李卿暉

王子思歸日

王子指李暉乃唐之宗室也

長安已亂兵

時有吐蕃之亂也露

衣閬行在

謂代宗車駕幸陝也

走馬向承明

承明漢殿名

暮景巴蜀

僻謂晚秋離巴蜀也

春風江漢清

謂明春至長安也

晉山雖自弃

昔王子

隱于緱山是曰晉山宣室志唐故尚書李公銳鎮北門時有道士尹君者隱晉山不食粟嘗餌栢葉而北門從事裴綬敬事之或云地理志閬州晉安縣下注本晉城魏闕尚含情時李暉聞京師為祿山所陷宗入蜀今歸魏闕故甫作此詩以送之莊子心遊魏闕之下



